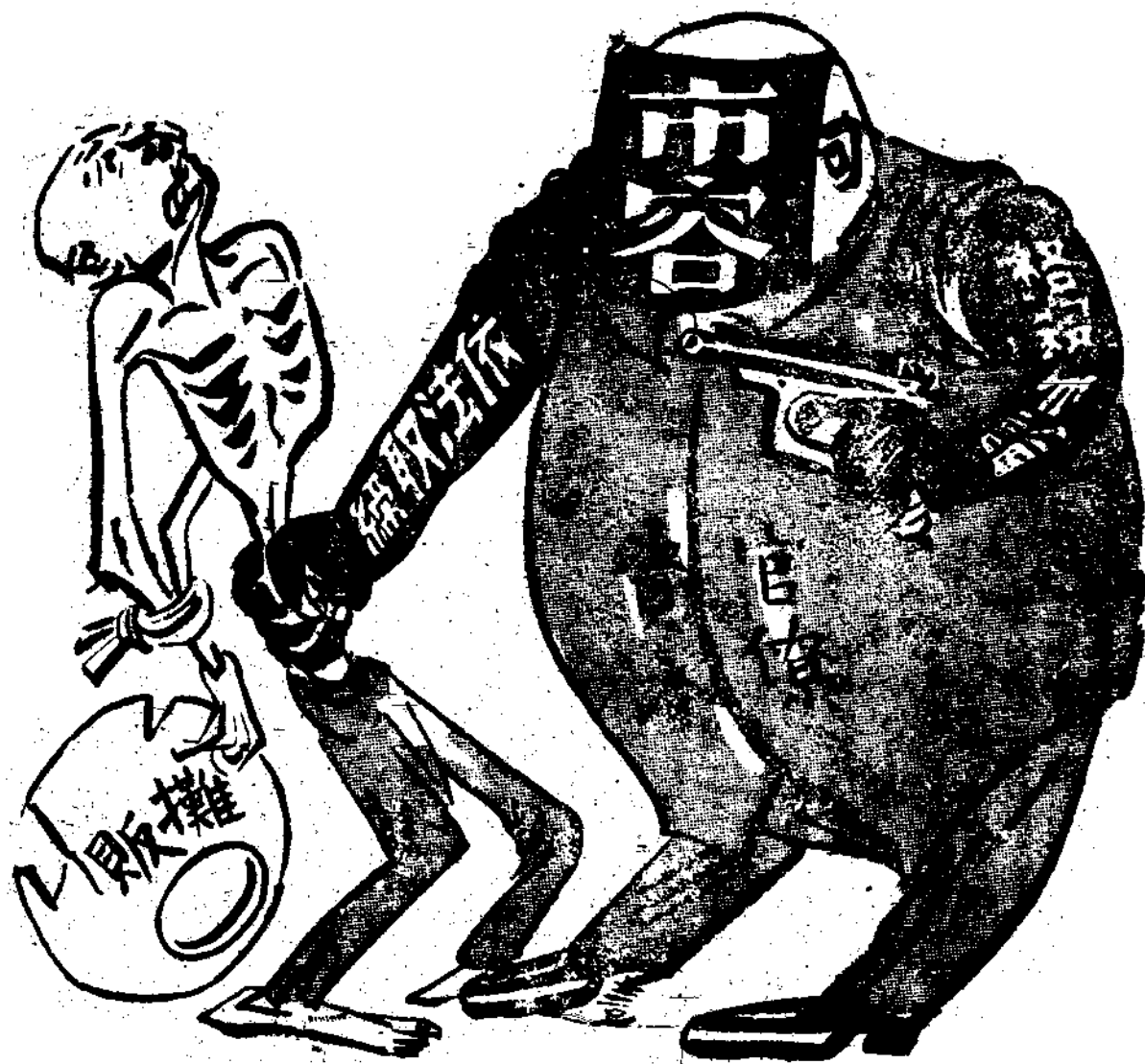


第一卷
第十八期

民國三十五年
十二月九日出版

週刊



康 寧

• 飯吃民小許不，財發宜大准只

社論

論上海攤販風潮

上海市警察局爲取締攤販引起大騷動，十一月三十日擾攘一日，騷動流血，連夾着火光槍聲。十二月一日繼續騷動，範圍又擴大，主要市區交通陷於斷絕，商店大部停業，而流血搗毀的事又有多起，上海頓陷於恐怖愁慘之境。延至三日騷動始趨停止。這是國民黨反動統治下官逼民反的一幕，同時又是中國官僚資本與小民經濟的一場惡鬥。

事變的直接起因，是由市政府警察局藉口整頓市容，嚴厲禁止攤販在街頭設攤經營小生意，而且用極端殘暴的手段對待攤販，槍擊脚踢，無所不爲，連日又捕捉了近千的人，並沒收其貨物。攤販完全爲小本經營，其本錢大半由高利借來，生意一旦停止，即無法維持生活，也無法交出高利利息，更何況貨物橫被沒收。同時警察局虐待被拘攤販，一日兩小籠粗飯，根本不足充飢，甚至渴無水飲，且身處水牢，脚膝多被泡腫。身心交困，被捕攤販傳有在牢內自殺者。更遇天氣驟寒，親友往送衣服，亦被百般留難，凍餓瀕死者不一而足。因此激動全市攤販及其家屬的憤慨，數千親屬羣趨包圍黃浦分局，大舉請願要求釋放所有在押的人，而警察局居然以機關槍與水龍頭對付徒手的人，結果祇有火上加油，釀成了不可收拾的慘劇，死者數人，傷者不計其數。

根據上述客觀事實，我們不難看出，這次上海攤販風潮，完全是國民黨政府暴虐政策所造成。政府當局口口聲聲「依法取締」，試問攤販設攤經營，究竟是什麼法？攤販並非罪犯，何得任意逮捕，並橫遭虐待瀕死？攤販貨物，一非贓物，二非敵產，何以竟橫遭沒收？這種行爲，與公然搶劫，有何分別？事情是這樣清楚，真正犯罪犯法的，乃是國民黨政府當局，而決不是沿街參觀市民，更不是攤販。政府當局藉口整頓市容，大加逮捕攤販，殊不知國民黨政府違背民意，進行內戰，濫抽壯丁，製造失業；並不惜斷送國家主權，與美國訂立賣國商約，允許美貨滾滾而來，奪送民族經濟，國容已被污辱，更有於市容？而且果如政府當局所說，沿街設攤，有礙市容交通，那末試問滿街乞丐死屍，是好市容嗎？爲取締攤販而鬧到全市騷動，警察局門前變成戰場，反無礙市容交通了嗎？市上交通秩序不好，請就實際調查一下，到底不守交通規則障礙交通的是那些人？是攤販又礙到了什麼？國民黨堂堂軍人乘車不付錢，看戲不買票，且把無錫杭州等處車站搗毀，也都無礙于市容交通嗎？

所以政府當局所說的一切理由，都不成其爲理由。真正的原因，乃是國民黨所統治的「壞政府」，把中國弄到戰亂頻仍，經濟破產，社會不安，失業遍地，既不加救濟，又不許其自謀生活，循至設攤經商，都變成犯法，拉人力車的也要嚴加取締。而國民黨所訓練出來的警察憲兵，又處處與人民爲敵，經常以囚犯對待人民，「就是日本鬼子也沒有這樣厲害」，這就是有口皆碑的定評。如此而要求社會安定，要人民不起來反抗，真不啻南轅而北轍。

可是國民黨政府當局不肯自己反省，却一味想用紅帽子來恐嚇無辜人民，居然無中生有，說這次攤販風潮，「係由共產黨煽動而成」（見本月三日上海大公報所載方治談話）。我們不願貪天之功，更不願多作無謂辯論，我們祇願說明客觀事實，這就是上海攤販風潮，和其他民變一樣，乃是人民一種救死求生的自發鬥爭，而這正是國民黨政府反動統治的必然結果。

中國人民是能夠容忍的，但容忍也有其限度，到了連生存權都被剝奪的時候，他們就會最勇敢的起來鬥爭。「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對於爲維護生存權而不顧一切起來抗爭的人民，還想用「格殺不貸」的老辦法來對付，那祇是表示統治者的無能與愚蠢罷了！

參加一黨包辦的「國大」與否

是政協諸代表之人格考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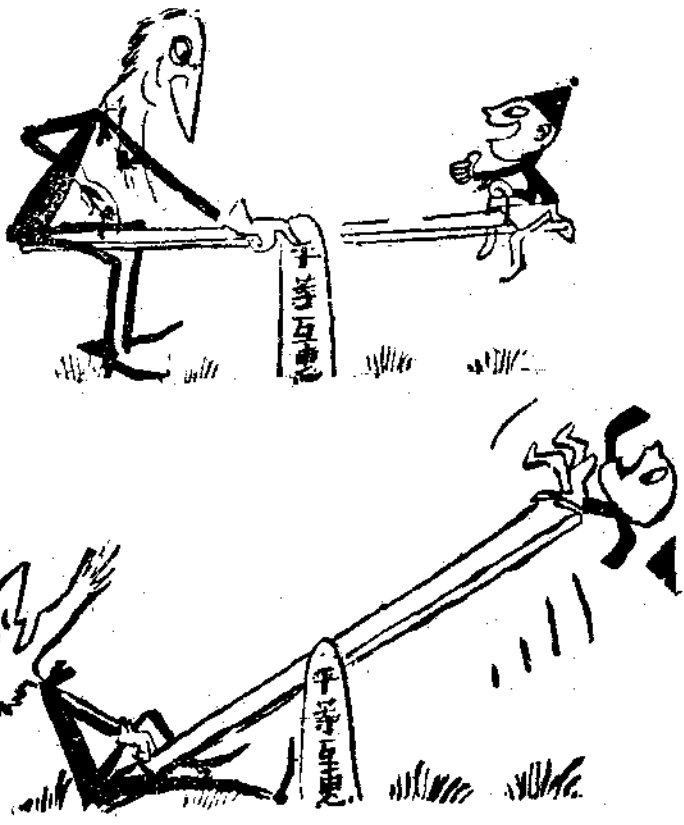
拒絕參加蔣記的「國大」與否，對於會參加今年一月政治協商會議的政治人物，已成爲一個人格的考試。雖然參加非法的「國大」，就是公開「背叛政協，出賣民主」，但是在蔣氏的小朝廷中對一點剩飯殘羹的誘惑，仍然驅使無氣節與德善之徒到那個鮑魚之肆去逐臭。在十一月初，民主同盟社會賢達政協代表張君勛所領導的民主社會黨（包括漢奸湯瀚銘一派）以及漢奸會琦所領導的青年黨，都曾宣佈信守政協決議。但到本月十二日，蔣氏毫無意義的將「國大」延期三天，若千所謂賢達，竟從毫無意義之中發現了什麼最偉大的意義似的，出賣了使他們得以名爲「賢達」的政協，從而也出賣了自己的「賢達」。輿論界雖早已預料依國民黨津貼存在的青年黨必然參加蔣記「國大」，但該黨「十屆二中全会」，在本月五日仍不能不僞裝「決定一本政協決議之精神」；甚至將這個無聊的撒謊一直熬到十四日，即蔣記「國大」開幕的前夜。然後而蔣忽然落下了，蔣黨如所預料，交了名單；沒有任何理由，僅僅因爲蔣記「國大」要開幕。青年黨發言人左舜生不敢否認他們自己是犯了罪，但要求將功罪問題一聽諸當代賢達及後世史家之公斷。該黨中委李璜則於十七日由京返滬「失蹤」。被稱爲「會琦第二」的民主社會黨領袖張君勛，在這天人交戰關頭，比青年黨更爲狼狽。雖然張氏本人及他的同志漢奸湯瀚銘等一羣，十分熱中於一聽蔣介石演說的都是反動份子（紐約論壇報）的光榮，因而在廿日致函蔣氏保證該黨擁護蔣之徹底背叛政協決議，以換取蔣之一徹底實行政協決議，但民主黨內有威信的領袖，則均堅決反對張氏的無氣節行爲，認爲參加「國大」無異良家女子墮入火坑，必致身敗名裂。但張氏終於廿三日向蔣氏交出代表政協節操的名單，而本人則仍保持「清白」，但聲明「討論憲草時，無論任何方面，如請張君勛參加意見，無不樂從」。張氏在李璜「失蹤」時亦曾傳說「失蹤」，滬報以李張加上同時以吸盡火藥的「壞蛋丑角」章志直，標題爲「一日三失蹤」，說章「究竟是小丑，失蹤也要燙熱開水」，南京某報則稱「張君勛的勳常誤爲勳，其實這字是和「賢」字同音的。」

與上述三種人相反，張瀾爲主席的民主同盟，於十二日發表聲明，不參加違背政協的「國大」。廿四日民盟在京負責人羅隆基、章伯鈞、張申府招待記者時，亦發表長篇書面談話，表明民盟信守政協決議的嚴正立場，據廿日上海聯合晚報稱：「民盟某領袖說，目前正是沙塵淘金之時，入民當隨金子走，決不隨沙子走」。是的，真金決不怕火燒。看最近的情形，令人萬分感慨；勞協理事長朱學範悄然出國了，張東蓀斷然作了堅毅的表示，黃任之則遊遊湖上（按指杭州西湖），高吟「慈悲抱夢到黃台」之句，郭沫若對羅隆基傳有遊雁蕩之約。這幾位雖然遠引的做骨英姿，正與國大會場內的一片熱鬧成了顯著的對照。歷史的考驗是何其分明，現除民主同盟各黨派領袖，民主社會黨內某些民主領袖及郭沫若等社會賢達政協代表外，國民黨內有威信的民主派領袖亦均未參加「國大」，在香港遇險的朱學範氏即其中之一。

目錄

論上海攤販風潮(社論)	定思
政協代表之人格考試	定思
民族危機已十分嚴重	定思
評國民黨當局之「憲草演說」(解放日報社論)	定思
慶祝朱德總司令六十大壽(共四篇)	公孫龍
朱德將軍年譜(新華社廣播稿)	公孫龍
「五個月」與「五年」(友聲)	公孫龍
尉問朱學範先生	公孫龍
時評	公孫龍
國民黨當局起用農村軍次(禮)	公孫龍
又一賣身契(解)	公孫龍
路有凍死骨(波)	公孫龍
南線兩捷並敬告雜牌軍(解放日報社論)	公孫龍
十一月份自衛戰戰績	公孫龍
逆流在迴旋中(國際一週)	公孫龍
權能合一	公孫龍
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公孫龍
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公孫龍
上海攤販求生的鬥爭	公孫龍
國民黨軍進攻西安的陰謀(通訊)	公孫龍
送陶行知先生安葬	公孫龍
解放區婦女的翻身運動	公孫龍
「暗殺」和「暴動」，嗎?(信箱)	公孫龍
漫遊	公孫龍
封面畫	公孫龍
「平等」「互惠」條約!	公孫龍
死路一條	公孫龍
剩餘物資之謎	公孫龍
「良民」與「暴徒」	公孫龍

民 族 危 險



馬虎作 「平等互惠」條約

目前中國人民用全力在爭取的是政治的民主化，是自己的民主自由。如言論出版自由，集會結社自由，人身自由，居住遷徙自由，信仰思想自由，以及辦廠經商自由等等一切民主國家所應有的人民權利，都是今天中國人民所迫切追求的。其中尤以農民生產自由——耕者有其田的要求最爲根本，最廣泛，最迫切。這一要求和努力，正在日益高漲，力量是在日益增強，但所遇阻撓却仍舊是十分玩強，既奸險又蠻橫，有自己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封建勢力，也有挾帶一切現代科學武器的帝國主義者。這兩種阻撓的力量，目前就結合在一起壓在中國人民頭上，不應許已經獲得的民主自由的人民把這自由保持下去，也不應許尚未獲得民主自由的人民爲民主而奮鬥，其表現形式就是今日的內戰。

內戰自然是中國反動者堅欲維持其奴役中國人民的統治的最高表現，但我們還必須看清楚這同時也是帝國主義者堅欲把中國人民放在他們宰割之下這一政策的最高表現。而且

我們還有根據這樣說：今天的內戰，如果沒有美帝國主義的支離與鼓勵，沒有它的參加，那今天中國人民的力量早已足夠戰勝，早可使內戰停止下來，只因有美式裝備和美軍物資以及美國指揮和訓練等等外來的助力，內戰才如今天這樣擴大而持久。因此，我們可以說，今天的戰場上是中國人在殺中國人，但實際上也是外國人借用中國人的手在殺中國人。這個內戰的組織者，與其說是中國的封建統治，毋寧說是外來的帝國主義者；前者只是後者的工具吧了。

因此，在我們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的時候，必須把民族的旗幟高高舉起來；我們今天還沒有得到民主，就是因爲我們的民族還沒有獨立。沒有獨立決不會有民主；要中國能夠內戰停止下來，必先要使美國的干涉者從中國退出。美國干涉下的中國民族危機，實已萬分嚴重。中國人民的切膚苦痛自然是政治不民主，但對戰勝內政不民主的災禍，中國人民是神有餘力的；要戰勝民族危機，使免於殖民地化，中國人民就須花費更多更大的氣力。民族危機是中國人民今天的第一號災禍。我們首先要要求的民族獨立，首先要要求美國退出中國，讓我們自己來解決內戰，中國才能有和平，有民主。

中國人民大多數的切身要求是民主，高舉民族的旗幟不會使大多數的人民認爲不合他們的切身利益呢？切身感受到民族危機的迫害的是工商界，是大城市的一些市民，民族旗幟只對他們有興趣，有力量，對其餘的廣大人民就還隔着一層——不是這樣呢？我們認爲事實並非如此。從歷史上看，民族旗幟總是比民主旗幟鮮明而有力；辛亥革命是民族旗幟所號召起來的，五四，五卅也是民族旗幟號召起來的，當時，民族旗幟一舉，全國立刻響應。尤其最近這次抗戰，抗戰以前全國人民怎麼也不易團結一致，而一聲抗戰，就團結立現；而且抗戰，時期這樣長，經過這樣苦，犧牲這樣大，大家都能含辛茹苦，貫徹到底，都是爲的要求民族之獨立。這就說明全國人民對民族問題，只有比對民主問題更敏感，更有興趣。對民主問題，不免還有十部份人認爲中國向來就沒有民主過，稍稍緩幾天實現也沒有什麼，對民族問題，一看到國土受侵犯，國權受損害，立刻就大家都感覺到奇恥大辱，不能一日容忍。

這不僅只是一種民族自尊心的表現，亡國奴的苦痛實有甚於不民主的苦痛，外族的奴役人民。總比自己統治者更要殘忍凶暴。因此，到今天來講，民族危機和政治不民主已是互相滲透，互爲因果，再也無法分別開來，但民族不獨立的嚴重性，總還是比不民主更爲可怕。不民主下的人民，遠比較容易翻身，其禍害，亦許還可以只限於我們這一代。民族一失去獨立，那就

機 已 十 分 嚴 重

定 思

無錫等地出現了。這使民族工業家大起恐慌，他們的產品如布匹之類，既不能在上海和美貨爭一日之短長，就只好去依靠內地的一點市場來苟延殘喘。現在美貨又窮迫到內地去了，民族工業真就要死無葬身之地了。再如鐵礦，做了，不是已經把全部國民黨統治區域的農村都鬧得家破人亡了嗎？這還不是美帝國主義者想通過內戰來控制住中國，因而硬要支持中國內戰的結果嗎？

萬劫不復的危險，其禍害，將子子孫孫都要承受下去，很難翻得過身來。這是由於帝國主義的統治殖民地，比土皇帝的統治人民，其機構更是完備周密，其力量更是雄厚堅強，他的科學化程度比你高出萬倍，他的經濟力量比你高出萬倍，只要你一套上他的圈子，你就很難從這圈子裏脫出來了。

今天的中國是否已面臨着這樣的民族危機了呢？大家都可以看到，中國的反動統治者已經在從帝國主義者那裏把一個一個的圈子接受了過來套到人民的脖子上來了！

像上海之類的大城市，中國商品已一樣一樣的被美國驅逐得無路可走，中國紙煙被美國煙取而代，中國的製藥廠被美國來的藥劑補品打得一家一家的關門……就連馬路旁邊的大餅油條攤也被美國貨的咖啡牛奶攤所壓倒；馬路路口的國貨展覽商場，顧客寥若晨星，各馬路的美貨聯合商場，處處擠滿了買東西的人，幾個大公司，像永安裏有美貨出售的，營業就比較好，而專賣國貨的國貨公司，營業收入就連開支也不夠。各種美國貨在潮湧般的灌進來，他們有飛機海輪可以走私，他們的剩餘物資可以經過物資供應局的操縱壟斷而大量拋進市場，他們的救濟物資也可以經過管理者的上下其手而變成市場上的商品，中國的民族工廠，就再不必製造什麼東西了；沒有開的不用再開，原已開了的也一個一個關門歇業，連那經過幾十年慘淡經營算已站穩了腳的麵粉廠和紡織廠，今天也在官僚買辦資本的控制之下逼得減產休業瀕於絕路。這些現象，還不夠表明民族危機的嚴重嗎？

如果認為這一類的禍害目前還只限於幾個大城市，還只限於工商界的老闆和工人店員們，那也是與事實不合的。紡織工業的萎縮，立刻就使產棉區的農產物賣不出去，只好讓它（棉花）堆積，接着就是棉田荒廢，如陝南就已這樣地陷入了險境。美貨源源而來，不能始終停留在上海等地，它一定還要向內地鑽，近來像美貨聯合商場這樣的景象，已經在

這還不是任何窮鄉僻壤的人民都已親身受到民族危機的禍害了嗎？所有這一些還只是眼前的禍害。還有比這更為深遠的禍害，不知要可怕得多少倍。只要看一看最近簽訂的中美商約，中美航空協定之類的圈套就很明白。簽訂這樣的買賣契約，就把中國的一切經濟命脈拱手奉獻給美國的金融財團，連英國議員也在說：這個條約是對中國「從未見過的最野蠻的經濟侵略」。在三十年前，我們看到了「二十一條約」，大家都是急得直跳起來，兩年前我們看到了「日汪密約」，大家也曾加以痛斥，現在的「中美商約」呢？「二十一條約」還只看重在山東和滿蒙的特權，「日汪密約」也只着重在華北，內蒙以及上海的經濟特權，而「中美商約」就遠遠超過了它們，其範圍是包括中國領土的全境，其內容也無所不包，從經濟一直到文化教育和宗教。美帝國主義取得了這個，就在政治上及軍事上對國民黨政府取得了無限制的控權。如果你認為這樣的說法，未有點過甚其詞的話，那請你讀一讀十二月二日文匯報第六版上王師復先生那篇「從中美商約看今後中美經濟

文章吧，在那裏已把這個商約的危險性分析得很具體很清楚。這樣的民族危機，還不夠大而且深嗎？怎麼容許我們再不把民族危機高聲舉起，大聲疾呼，叫大家來挽救這急如星火的民族危機？

其實，這個「商約」還只是「中美密約」中的一小部份。國民黨政府代表顧維鈞曾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在聯合國政治安全委員會上這樣說：美國在華駐軍是根據兩國政府的協議。這不告訴了我們還有其他密約不便宜佈出來嗎？根據這種密約（即所謂協議），美帝國主義可以在中國駐兵佔領軍港及其他一切，把中國變成美方的軍事基地。再加上「航空協定」，「中美商約」中的航行部份，以及修建粵漢鐵路之類的什麼什麼協定，中國的水陸交通幹線，以及港口，領空等等，都



作家李 一條路死

已賣給了美國，不是主權、領土全都出賣掉了嗎？誰說中國的民族危機還不嚴重空前？怎能不把民族危機急高舉起來？

這樣看民族危機還不夠，我們還要從另一方面去看。那就是美帝國主義的侵略方法，比到過去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法，陰險毒辣得多。後者的做法是赤筋露骨的，使人一看就知道，前者却在「援華」的掩蓋之下實行其侵略，因而會使有些人感覺不出其侵略，或者即使已經看到了危險也覺得不便輕於反對。例如民族工業家實已看到了美國是在經濟上侵略中國，他們的生路已被掠奪淨盡，但他們却不敢正而反對美貨佔市場，只能可憐地從反面說要提倡國貨。有個故事，說有一種肉食野獸，它吃別的野獸的方法用是舌舐其背，被它吃的那一隻，只覺到癢癢的快感，就伏伏貼貼地讓它舐去，一直舐到全身只剩一付骨骼還是至死不悟。美帝國主義就是用的這樣一種使你覺得癢癢有快感的侵略方法。你沒有飛機嗎？我給你；你缺乏物資嗎？我給你；你沒有交通器材嗎？我有的是；你無力保衛鐵路嗎？我派兵帶你忙；你黃金不夠嗎？我這裏多得；你的軍隊沒有機械化的配備嗎？我給你裝備起來；你的農業需要改進，需要振興嗎？我派專家來。甚至你要求民主，我也派個特使來幫助你。你看，這是多夠朋友的「友邦」啊！但是，經



作魁文 誌之寶物濟救

此一幫二幫，你這裏的事權就一樣一樣都落到他們掌握之中去了。落入掌中還不夠，還要簽訂一個一個的條約，來牢牢的釘死，再經過這種種的顯關圖以及什麼什麼的專家來親手執行，不勞你費一點力，也不勞你費一點心，包你把你國家的國家很快現代化起來，你快樂不快樂？這真要使那班生夢死的糊塗蛋，只覺癢癢快感，直到國全亡了。還要說一聲「頂好！」，一聲「贊成！」！聽在旁有人發出生命可危的呼聲時，他們還要狂吼起來，說「反美就是反祖國！」這樣一種侵略方法，你說是多麼的陰險毒辣啊！

據美國的官方（？）朋友對我們的中國朋友說，美國政府爲了中國的事，現已弄得非常苦悶，不知如何是好；繼續「援助」下去吧，眼看是一輩子也扶助不起來，真是枉費心機；退出中國吧，又要使中國變成真空，蘇聯一定就要插手進來，此後中國就再不會是美國的友邦了。照他那樣講，美國倒像已被累得很可憐似的，似乎只要中國有人出來向他拍拍胸脯担保，中國決不會倒到蘇聯方面去，美國就可放心，撒手歸去。這真是鬼話一篇！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何嘗有什麼苦悶，在國民黨政府手裏，她的侵略政策不是一步一步的成功了嗎？她不是早已兩次三番的宣布過——決不退出中國了嗎？今天，她的侵略步驟，已進到這樣的程度，麥克阿瑟，馬歇爾和國民黨政府當局已公開商定要請大批日本軍官來訓練中國軍隊，并贖回村，這個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的第一名戰犯，來做「聯絡官」。試問這已是什麼局面？不是在明白告訴我們，過去我們的八年抗戰原來是多餘的，過去日本的軍事侵略和今天美國的援華其實是一件事的兩種做法，既然中國當局在軍事上還須由「友邦」繼續幫助下去，那還是索性請日本軍閥而且就是那位軍事侵略的第一名戰犯來負責援助之責，倒直捷痛快得多嗎？無怪乎不久以前，日本的船隻，可以掛着日本國旗，堂而皇之的開到黃浦江上來，據說至今還仍未他去了，更無怪乎麥克阿瑟要叫中國當局把中國領海讓給日本漁人來大捕其魚，而中國當局竟也唯命是聽了！

事情已擺在面前很清楚，中國民族危機的嚴重，比到蘆溝橋事變的當年，有過之無不及，那時還只有一個帝國主義日本，現在是日本依然如舊，又加上一個更兇狠的帝國主義美國。亡國之禍已如此其亟，還有人在做夢，說今天中國只要通過一部他自己所起草的憲法就有了救，其糊塗之甚，可嘆亦復可憐！然而，今天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裏竟還沒有人起來大呼救國，這就證明了過去日本帝國主義要用毒化政策把中國人全都麻痺起來，沒有能夠成功的，今天美國用「援華」政策來代替日本的毒化政策，確已收到了效果。想到這一層，真要不寒而慄。

國危矣！禍深矣！大家起來，大呼救國！

評國民黨當局的憲草演說

解放日報
二日社論

民主不能由獨裁者製造，統一不能由分裂者製造，憲法不能由毀法者製造。毀法者、分裂者與獨裁者國民黨當局所偽造的「國大」和「憲法」，只是反動的工具，人民在過去、現在、未來，都是絕對不承認的。關於國民黨當局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向所謂「國大」提出的所謂「憲草」，我們另有評論。這裏，只說說那時所發表的演說。這個演說是真小人與偽君子的滑稽混合物，甚至支持他的人，也很難否認其非騙非罵，矛盾百出。第一，關於所謂「國大」，國民黨當局宣佈在南京「國大」禮堂中，集合了「全國人民」，並在禮堂中提出「憲草」，輕而易舉地，宣佈「政府已經將國家的責任，交給全國人民。從今天起，全國人民就要開始擔負這個重大的責任」。禮堂裏的人雖然沒有四萬萬五千萬，但是據說他們是「受全國人民的重托」。全國人民在十年前，就「選舉了『代表』」，可見人民是已經充分養成了「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但是同一個國民黨當局馬上又說：「所以我今天要請大家估量我們一般同胞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我們如果在今天，就實現五權憲法，人民是否能夠掌握政權而不受治權的侵犯呢？我可以說，目前我國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這種能力和習慣」。因此，他再三警告禮堂中的「全國人民」，不可忽略民衆的需要。這樣，國民黨當局就親自承認了這些「代表」完全不是「一般同胞」和「大多數人民」，「行使政權」選舉出來的。他們連「民衆的需要」都還待耳提面命，他們的「國大」和「憲法」，當然，却只是在「治權侵犯」下，「極少數」特殊「同胞」的偽造。

第二，關於所謂「憲法」，國民黨當局宣佈「五權憲法是世界最新、最進步的憲法」。爲什麼呢？他只舉出一種奧妙，即這個憲法世界上，只能由一個半人來行使。「五權憲法最好是國父本人來行使」；此外，就只有六十歲以前的他本人，在有一「慾望和興趣」的時候，勉強夠格。「我相信假如我自己來行使五權憲法，我一定能以國父之心爲心，……但是……我個人本來沒有政治的慾望和興趣，而且我今年已經六十歲，再不能像過去廿年一樣，擔負繁重的責任」，「所以——嗚呼痛哉！——必須將國家的責任交託于全國的同胞」。要不然呢？「則總統權力過分集中，必致形成極權政治。這種政治是不合于現在時代，而且有害于中國，有害于中華民族」，「貽害于國家民族」，「在今天，是不適用的」。因此，口有這而實行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憲法，「將

國家的責任交託于全國同胞」了。但「目前，多數人民還沒有這種能力和習慣」。這又如何是好呢？好在國民黨當局洩漏了一線天機。原來，南京禮堂裏的「憲草」，還是由人民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繼續「以治權保護政權，培植政權」，養成人民行使政權的能力和習慣。「到了這個時候，我們放寬『五五憲草』，還是爲着『一定能完全實現』。因此，這還是爲着進步，現在（現在時代）還是爲着『到了這個時候』。目前，今天，現在時代，國民黨當局六十歲，『到了這個時候』，他六十歲了，『五個月內粉碎中共』的幻想實現了，六個月內，又『產生下屆國大』，『對於憲法如有修改意見，仍可依法提出修正』了，於是，就可以不再數目各方，於是『一定能完全實現』，『世界上最新、最進步』的「貽害國家民族」的「極權政治」，像過去二十年一樣，這就是國民黨當局憲法「術的全部秘密」。

第三，關於國民黨當局本人，國民黨當局宣佈他「本來沒有政治的慾望與興趣」，幸而過去二十年中，只因「國基未固，憲政未行，革命天職，不容放棄，對於國事，義無容辭」，而且他還沒有六十歲，中國人民這二十年絕大部份，是以國父之心爲心的唯一人物，「使民權充分發展」！這二十年絕大部份，是比極權的「憲政」更極權的「訓政」時期。而其成績如何呢？國民黨當局答道：「我可以說，我絕大多數的人民還沒有這種能力和習慣。如果這樣毫無保障，就實行五權憲法，我個人還爲非常危險」。國民黨當局有句名言叫做「不成功便成仁」。他既然二十年都不成功，把中國的民主弄得「毫無保障」，「非常危險」，爲什麼還不立即「成仁」！還要大言不慚地，大吹其牛呢？

國民黨當局演說中兩種成分，現在是明白白了。他說他不要極權政治，說他沒有政治慾望，說他要把權力交給人民，這是他的假面具。他說極權政治的憲法最新，最進步，不久仍然一定能完全實現，並且自動報名，說只有他才可以當這個獨裁首領，這是他的真意圖。歷史常常巧合。袁世凱在六十歲的時候，說過：「本大總統老矣！六十老翁，復何所求？……冀與邦大諸友，含辛茹苦，冒險犯難，冀此國基，他日作共和幸民，扶杖山谷，以觀治化，庶幾初志」。而就在同時，他就在對伐孫中山，隨後，還做了皇帝。袁世凱過了六十歲不久，就滅亡了。和他同樣實行求榮，同樣倒行逆施，同樣棄叛親離的人也決不會維持很久。只有一點不同，反對賣國、反對獨裁的人民，在這一回，一定會得到真正的徹底的勝利，使近代中國的一段悲慘污穢歷史，永遠結束。

祝 慶

壽大十六令司總朱

十一月卅日是朱德總司令的六秩大壽。延安、各解放區和南京、上海、香港等地都熱烈慶祝。下面是周恩來、董必武、吳玉章三同志的致祝辭：

一 周恩來

親愛的總司令朱同志：
你的六十大壽，是全黨的喜慶，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我能回到延安親自向你祝壽，使我萬分高興，我更願代表那反動統治區千萬萬見不到你的同志、朋友、人民向你祝壽，這對我更是無上榮幸。
親愛的總司令，你六十年的奮鬥，已使舉世人民公認你是中華民族的救星，勞動羣衆的先驅，人民軍隊的創造者和領導者。

親愛的總司令，你爲黨爲人民真是忠貞不二，你在革命過程中，經歷了艱難曲折，千辛萬苦，但你永遠高舉革命的火炬，照耀着光明的前途，使千千萬萬的人民，能夠跟着你充滿了信心向前邁進！
在我們相識的二十五年當中，你是那樣平易近人，但又永遠堅定不移，這正是你的偉大！對人民你是那樣親切關懷，對敵人你又是那樣憎惡仇恨，這更是你的偉大。

全黨中你首先和毛澤東同志合作，創造了中國人民的軍隊，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據地，爲中國革命寫下了新的紀錄。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之下，你不愧爲他的親密戰友，你稱得起人民領袖之一！

親愛的總司令，你的革命歷史，已成爲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里程碑。辛亥革命、雲南起義、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土地革命、抗日戰爭、生產運動，直到現在的自衛戰爭，你是無役不與。你現在六十歲了，仍然這樣

健壯，相信你會領導中國人民達到民族解放的最後勝利，親眼看到獨裁者的失敗，反動力量的滅亡！
你的強健身體，你的快樂精神，象徵着中國人民的必然興旺。人民祝你長壽！全黨祝你永康！！

二 董必武

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卅日爲總司令朱公玉階同志六秩一壽辰，延安及各解放區人民以朱公堅持敵後八年抗戰解救人民倒懸；又復協助農民分取土地，功業彪炳，德望崇闋，特張筵祝壽。余于役南京，不能躬與其盛，率以俚句兩首奉祝，聊表微忱，朱公其閱而哂之，爲勉進一鱗乎。

虎略龍韜盡革新，半生戎馬爲人民，河山破碎勢收拾，田地糾紛要試均；欲挽狂瀾於既倒，不同派俗與僭論，存雄是謂能行健，合有春秋似大椿。
革命將軍老據鞍，豺狼當道敢憐安，骨頭生若鐵般硬，胸次真如海樣寬；要作主人不作客，甘爲民僕恥爲官，烏延黎庶欣公健，此日江南一例歡。

三 吳玉章

玉階同志！正當中國內憂外患非常嚴重。救國救民的重担加在你雙肩上的時候，來慶祝你的六十大壽，這並不是平常的一種虛文。

緬懷我們近四十年同盟同志的革命生涯，你雖飽受了無數困苦艱難，却建立了輝煌燦爛的偉大功勳。你是辛亥革命時代，雲南起義的革命軍人，你奮勇

先登，奪得了五華城。

你是護國之役的先鋒隊，瀘州蕪田壩一戰，使張敬堯落馬，吳佩孚、曹錕手足失措，袁世凱胆戰心驚，終將袁民帝制傾覆，保存了中華民國之名。

你是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時代「八一」南昌起義的組織者之一，當汕頭我軍失利，你在三河壩保存實力，輾轉到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會合，創造了中國的工農紅軍，使朱毛之名，震動中外，反革命的人們必欲得而甘心。

你粉碎了反革命的五次圍剿，勝利的完成了二萬五千里長征。

八年的抗日戰爭，你創造了人民的軍隊——八路軍、新四軍和華南抗日縱隊，抗住了倭佔日軍百分之六十四，偽軍百分之九十五，收復了日寇佔領的大部分中國土地，解放了一萬萬以上的人民，使新民主主義在解放區能見諸實行。

抗戰勝利以後，國民黨當局企圖消滅人民的

軍隊，摧毀解放區人民的民主政權，造成了一年的國內戰爭。你一面以政治協商方法爭取全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一面以人民的軍隊保持解放區人民既得的權利和社會的安寧。你統率的人民軍隊百戰百勝，你成了廣大人民的救星。

你的這些功績，並不是偶然而成。你爲了革命必勝，建國必成，深知道必須掌握革命的理論，你同毛澤東同志在二十年革命戰鬥的過程中，使他創造了中國革命的理論。這個理論之所以有力量，在於它是在中國三次偉大革命戰爭中，即在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中發展和鍛鍊而成。

這個理論之所以有力量，在於它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不斷相結合而逐漸長成。

這個理論之所以有力量，在於它是切合於中國這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的革命。

這個理論之所以有力量，在於它是適合於現

在新民主主義時代所產生。

你服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不僅使你的軍隊不可戰勝，而且使你的革命事業一定完成。

可恨的是中國正受着美帝國主義的侵凌和國民黨反動派的蹂躪，正需要你的大力來撥亂反正。

但願你這民族與人民的救星，康強延吉，完成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

解放區各地軍民賀電

各地解放區熱烈慶祝朱總司令六十大慶，軍民紛紛發電祝賀：東北民主聯軍林彪總司令及全體指揮員賀電中稱：「欣悉你六十大壽，全軍以你艱苦奮鬥三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精神感到興奮，倍增我們爲人民服務的信念」。

中共東北中央局賀電稱：「你一生奮鬥的光榮，是中國人民的光榮，是全黨同志的模範！在你領導之下的強大的中國人民的軍隊，在反對國民黨當局賣國、內戰、獨裁，爭取中國獨立、和平、民主的鬥爭中，已成爲全國人民的希望與寄托。東北全體黨員以艱苦奮鬥，努力工作，爭取勝利來祝賀你的壽辰」。

西滿軍區全體工作人員，賀電稱：「我們地處遙遠的東北，慶祝你六十壽辰，學習你爲人民事業堅決奮鬥的榜樣，並在毛澤東旗幟下，永遠跟着你走。祝你萬年長壽！」

朱德總司令



人民慶祝你的六十大壽，因爲你是中國人民六十年偉大奮鬥的化身。今天反動派仍然在張牙舞爪，但在毛澤東和你領導下的人民軍隊面前，不過是一個小指頭罷了。解放區軍民一定以粉碎反動派進攻，以自衛戰的勝利作爲給你祝壽的紀念。

——節錄中共中央賀辭



人民的光榮

各地紀念朱總司令壽辰的盛況

十一月三十日是朱德總司令玉階同志的六十壽辰，雖然反動派的逆流衝擊着全國各地，國民黨政府片面召開「國大」，繼續擴大內戰，包圍進攻陝甘寧邊區和延安，但是各地各界人民，仍是熱烈地慶祝這位偉大的中國人民的救星。

在延安

邊區政府通令各地懸掛國旗三天，慶祝這位

革命老人的誕辰。延安廣播電台播送總司令的年譜，介紹這位勞動羣衆的先驅者的光榮的革命歷史。這天，整個延安沉浸在勝利完成自衛備戰工作和前方捷報頻傳的緊張而又興奮的空氣中，到處洋溢着歡笑的聲音。壽堂是佈置在中共中央辦公廳的禮堂裏，大廳門口掛着紅布門帘，上面有黃米色的「壽堂」兩個大字，壽堂正中牆壁上毛主席題的「人民的光榮」和中共中央委員會的賀幛——「萬年長青」，一株青綠的鳳尾松，端放在下面，上面掛着金色「壽」字，兩旁是中共中央書記處的賀聯，桌子上供着壽桃，四壁佈滿了各方面送的賀詞賀聯。下午一點鐘，朱總司令從總部驅車而來，神采奕奕，健壯如中年人，下車後接受擠滿兩旁的人羣歡呼致敬，總司令在鑼鼓喧天聲中走進了禮堂。各方拜壽的，絡繹不絕而來。延安總部工作人員最先整隊前往，以凌空的紅白兩道輕氣球爲先導，下面墜着一串朱總司令萬歲」的穗子。聯防軍司令部，政治部以總司令的大幅畫像張在隊首，後面殿以荷槍的戰鬥英雄。延安市商會和各界市民，在民間吹鼓手歡樂吹打聲中來到壽堂前邊，保衛團演出秧歌。總司令除一一接待致謝外，並發表簡短演說。勞動英雄吳滿有、楊步浩和延安士紳張永泰都來祝壽。總司令和他們圍坐，詳詢今年生產狀況。吳滿有在談到該村自衛時說：

「農民已經響應總司令的號召，武裝起來了。我們一定能夠打垮國民黨當局的進攻」。邊區野戰軍某部送來的祝壽五角星，是抗戰中繳獲日本人的武器彙成，尤使人興奮。來慶賀總司令大壽的外賓中，有蘇聯醫生米尼柯夫斯基，北平調處執行部美方代表謝路士上校、白特樂少校，美軍觀察組雷克中校，美記者史特期女士、羅德利先生等，都攜帶禮物前來祝賀。下午五時，總司令邀宴延安幹部和各界名流，晚上并舉行盛大慶祝晚會。主席林伯渠致詞後，劉少奇同志講話，他說：「朱總司令六十年來爲中國人民所作的事業，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最優秀的結晶，給予黨和人民以極大的光榮」。他指斥國民黨當局一手包辦的「國大」和其對解放區的進攻。他說：「他們想藉此嚇倒中國人民，但人民是絕不會也不可能被嚇倒的。解放區一百多萬軍隊和人民，已進行英勇的自衛戰爭。他們一定能夠以粉碎國民黨當局對於解放區和延安的進攻，來慶祝總司令的壽誕（熱烈鼓掌）。冀魯豫就以繳獲的十八輛坦克、六百多門大砲，來慶祝朱總司令的大壽。國民黨當局只是外強中乾，如果他有胆量，敢于進犯延安，我們將予以徹底消滅和粉碎。」最後，他代表全黨，祝總司令愈加愉快健康，這就象徵着中國人民的更加健壯勝利。接着周恩來同志致祝詞（詞文另詳）他朗讀時，聲音激昂宏亮，全場掌聲不絕。繼由邊府李鼎銘副主席講話。他說：「今天爲朱總司令祝壽，就是爲全國四萬萬五千萬人祝壽」。李副主席于追憶總司令自辛亥革命到抗日戰爭的歷史後，斥責國民黨反動派甘爲人民公敵，他總結說：「今天要掃除這些人民公敵」。最後由朱總司令答詞，他首先對邊府和各界來賓祝賀致謝。繼稱：「中國人民很早識得革命，前仆後繼，但屢次遇見的革命伙伴，就往往不大識得住。比如那些假借革命而以升官發財爲目的的人們，每次在獲得革命果實後，就反轉來鎮壓革命。」朱總司令又說：「我是一個農民的兒子，所有農民的兒子都是要革命的，那時不成功，

是摸不到路，後來找到了路，就是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述及國民黨當局勾結美帝國主義者進攻中國人民時，總司令幽默地說：「我雖然已六十歲，但帝國主義的年紀却比我大得多，看他們還能活多久。反動派一定失敗，中國人民一定勝利。中國一般人活到六十就算夠本了，以後我就是賺的了。我相信可以保證達到中國革命勝利成功。」（台下興奮鼓掌，經久不絕）。晚會上演出平劇「定軍山」，並同時在舞廳舉行盛大舞會

在南京

中共聯絡處和中華日報辦事處

二十九日三十日二天在梅園新村張設壽筵，歡宴祝壽的中外記者，賀客中有紐約泰晤士報駐華辦事處主任章亨、美國時代週刊生活雜誌特派員葛和平、紐約先鋒論壇報記者藍德、英路透社記者甘兒爾、英國新聞記者薩博生、法國新聞社南京社長萊賓、印度自由新聞社記者夏、聯合社記者朱克斯、上海大美晚報記者愛亞斯、美國新聞週報記者佩琦寶亨、基督教科學報記者斯蒂等。壽堂正中製有一頁紅色大壽字及懸朱總司令像，由董必武同志和梅益同志等親切招待，情況熱烈異常。晚間留京全體同志舉行晚會。董必武老同志因不能親去延安祝壽，特賦祝壽詩兩首，以表賀意。

留京全體工作同志做了一個「南山松柏」的壽幛，大家在上而親筆簽了名，當天便機送延安

在上海

中共辦事處和中華日報辦事處

三十日中午在思南路設宴，東邀各界民主人士和文化新聞界友好。溫暖的陽光普照着整個的庭園

，華崗、潘梓年、錢之光、伍雪甫，陳家康同志等喜悅地招待着來賓，賀客們帶着愉快的心情在大紅緞子壽幛上簽名，有：章伯鈞、譚平山、柳亞子、郭沫若、茅盾、章乃器、沙千里、史良、馬敘倫、田漢、陽翰笙、熊佛西、胡風、許廣平、周建人、王都慶、葉聖陶、傅彬然、廖夢醒等五十多人。樓下三間屋子都擺滿了酒席，進門的一大間正中掛着壽翁的巨幅畫像，周圍佈滿了各方送來的賀詩賀電，屋子裏洋溢着笑聲，高舉起酒杯，相互的撞擊着，遙向朱總司令祝賀。三天前從煙台解放區送來的葡萄酒，那瑰麗的紫紅色，泛上了每個賀客和主人的臉。酒過三巡，梓年同志興奮地提了一個胡琴，送到徐邁進同志手裏，調起絃來，田漢先生引吭高歌，郭沫若先生婆娑起舞，擊桌和之，家康同志手舞足蹈的有聲有色的也侍候了一段，於是歌聲，琴聲，猜拳聲，熱鬧成一團。席散時，賀客們捧着烟台來的大紅蘋果高興地踏着輕鬆的步子跨出了大門。中華日報辦事處和羣衆週刊社全體工作同志，在晚上吃着酒壽麵，並且舉行了一個祝壽晚會，有秧歌、地方小調、平劇、口琴獨奏等節目表演。

在北平

軍調部中共代表團全體工作同志

志在翠明莊大廳上擺了十多桌壽筵歡宴祝壽的來賓，由葉劍英、黃華、薛子正同志等招待，席間葉劍英同志講話，說朱總司令是個好舵手，指導着革命的軍隊保衛民主，保衛人民的利益，最後鼓勵工作同人大家學習朱總司令戰鬥時像獅子，負責像駱駝，待人如同綿羊。接着秧歌的鑼鼓響了起來，晚會開始了，有「擁軍歌」、「減租會」、「生產練兵歌」等節目，最後賓主們揮着大秧歌

盡歡而散。

在重慶

新華日報發表社論「偉大的愛國軍人」

，中共中央委愛國四川省委書記吳玉章老同志撰文「人民軍隊的創造者」來慶祝，新華日報全體工作同志在二十九日晚上舉行一個祝壽晚會，會上大家提出決以堅持工作崗位來響應保衛延安和慶祝朱總司令大壽。

在香港

林平將軍設宴東道親友，民主人士和文化界友好。何香凝、彭澤民、陳銘樞、丘哲、張文、陳其瓊、黃精一、郭冠杰、李伯球、馮裕芳，和外賓侯利華副主教，路透社記者威爾遜等六十多個賀客都來了，紛紛題詩撰文祝壽。入席後首由方少將致詞，略述朱總司令一生為人民奮鬥的事蹟和他的平凡而偉大之處，繼由彭澤民先生代表來賓致祝詞，以壽如松柏為喻，說有松柏的堅貞，才能歷寒而不凋，並舉杯遙為朱總司令稱觴。最後，何香凝先生提議致電馳賀朱總司令，來賓紛紛簽名，到晚上九時才盡歡而散。

解放區致電祝賀

中共華東中央局、新四軍及山東軍區司令部政治部、山東省參議會、省政府、各界救國聯合會及省文化協會等機關團體電賀朱總司令大壽稱

「您的花甲初度，在正值全中國人民爭取和平獨立民主接近勝利之時，我們山東解放區全體軍民一致歡欣鼓舞，企望此後步趨鬥志，奮越險阻，爭取勝利，以代稱觴。」

賀辭

國父有言當使武力成爲民衆之武力
斯言惟玉階先生克當之恭逢六秩大慶之
辰專此奉祝

柳玉子

爲民衆馳驅助名已垂宇宙 看精神

鑿鏗歲月猶有萬千

馬叙倫

我與朱玉階總司令於民國十一年秋初識於
上海同舟赴法轉德讀書，十五年又同自俄返國
參加北伐，十六年寧漢分裂以後十餘年不相見
，去夏與參政會同人赴延安奉陪於王家坪總部
，將軍精神猶如當年治軍治學動政警民一本所
信。今日爲將軍六旬華誕，國內知好遍爲慶祝
，謹撰一聯藉申敬忱。
由一成一旅，到環甲百萬，轉戰全
國，爲民請命，虛頰李廣不足論。
越大江黃河，待立馬吳山，指揮若
定，橫槊賦詩，謝安曹瞞皆低頭。

同學弟 章伯鈞

恭祝玉階先生大年希望更以二十年
從事國防建設內戰永息國強民樂再以二
十年優游林下安享遐齡。

黃友信

祝將軍繼續領導人民的軍隊儘速解
放痛苦的人民 願中國早日建設民主的
國家協力保障世界的和平

褚德秀

朱德將軍誰不曉，六十不算老，中國的大
英雄，人民的小寶貴。人民愛戴你，無分老與
少。老人提到朱德名，都把拇指翹，小兒提到
朱德名，把哭變爲笑。八路軍、新四軍，打得
日本鬼子無處逃，都是朱德將軍所領導。你的
本領爲甚這樣高？我知道你服從人民，服從主
義，服從主席毛。中國人民愛戴你，你永遠不
會老。朱德將軍誰不曉，六十不稱老。獨裁尚
未剷除，法西斯未打倒，人民愛戴你，能者要
多勞。內奸賣過汪精衛，黑漆一團糟，外敵賽
過日本鬼，裝作和事佬。僞民主，假和平，還
把無聲子彈到處拋，祇等朱德將軍來清掃。你
的本領爲甚這樣高？我知道：你服從人民，服
從主義，服從主席毛。中國人民愛戴你，你永
遠不會老！

晒存

王階總戎六十大慶成此俚歌二章奉賀即乞
存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廿九日
武力與人民結合，八年堅持敵後抗
戰，解放國土五分之三；爲民主爲和平
，百折不回，羣倫共仰，六十如日中天

茅盾

止戈爲武古人之訓迺役於人耶愚心
六十生涯鬪革命敢緣公義祝長春
葉聖陶 鄭振鐸 傅彬然
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建樹者

許廣平

白頭心赤，有大軍百萬，悲歌恒赫！血淚
難忘，天憲驅公赴邊塞。廿載經營非易，新事
業，譬如磐石！憑歷史，譽毀紛紛，一頁佔朱
德！

希墨，已遺鏢！遺鏢轉流華，暗無天日！
倒懸誰釋！惟我公乘運而出！星斗光騰萬丈，
照破幅，河山生色！引領望，遙致祝，壽公壽
國（詞寄紅情）

高潮

賀電

朱德將軍 玉階助鑒：欣逢華誕，同
深歡慶，特電馳賀，敬祝健康！

中國人民救國會全體同人十一月卅日

朱德將軍 助鑒：欣逢六旬大慶，遙
祝健康日進，德業日隆，繼續爲中國之
和平民主統一繁榮而奮鬥，以底于成，
臨電不勝翹企之至。

章乃器 周建人 譚平山 廖夢醒

田漢 陽翰笙 沙千里 茅盾
王紹鑿 施復亮 熊佛西 章伯鈞
馬敘倫 胡風 閻剛侯 許廣平
趙超構 柳亞子 郭沫若 等同叩
卅五、十一、廿九日

玉階將軍閣下：欣逢六秩華誕，謹申賀忱，隆冬已至，春將來。保衛和平民主之大任，羣屬於將軍，全國人民，將以新的努力，爭取真和平真民主之早日實現，以爲將軍壽。

吳藻溪

玉階將軍勳鑒：欣逢六秩華誕，特電致賀。將軍二十年來以偉大的毅力與信心，創造人民的武力，在血的鬥爭中長成壯大爲民族解放

之前驅，爲民主運動之後盾，勞績輝煌，中外共仰。茲值新的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人民力量浴血奮戰，民主大業正在掌握，最後決勝之秋，將軍一身爲民族盛衰與人民苦樂所繫，敬祝門志強堅，碩人永壽！

胡風

李任潮將軍賀電

延安朱玉階吾兄勳鑒欣逢六秩華誕不勝慶賀誠以吾兄統領師于匪特實現中山先生使武力與人民相結合者無不勝之名言並進一步使武力真正成爲人民之武力民國重光殊深賴賴弟願願自願繼續爲促進政治民主化與武力人民化而共同奮鬥特電馳賀並頌壽秩弟李濟深叩滬卅

朱德將軍年譜

(新華社廣播稿)

一八八六年 十一月三十日誕生於四川儀隴馬鞍場琳瑯寨一個農家。
一八九一年 五歲，入私塾讀書，在同學中年紀最小，但識字最多。
一八九五年 九歲，因地主辭退租地，被迫遷往大灣（距琳瑯寨五里）居住，就學於簡聘三先生處，極爲簡先生器重。中國與日本戰爭失敗，訂馬關條約，但中國人民反對日本的鬥爭則從此深刻化。
一八九八年 十二歲。戊戌政變，中國改良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民主主義的思想從此普及于中國人民。

一九〇〇年 十四歲。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佔領北京，中國人民認識了一切帝國主義者都侵略中國。
一九〇五年 十九歲。滿清政府腐敗的封建統治再不能維持，不得不實行改良，廢科舉，興學校。同盟會成立。
一九〇六年 二十歲。入順慶府中華學校讀書。清政府宣佈預備立憲。
一九〇七年 二十一歲。去成都投考軍事學校，但因家庭反對未果，乃轉入高等師範學校體育專修科，學費多爲借貸得來。此時更加關懷國家大事，熱望中國變成一個強

盛的民主國家。
一九〇八年 二十二歲。師範學校畢業後，返鄉創辦機關立高等小學，不久因遭受地方封建勢力的排斥，辭職去雲南。
一九〇九年 二十三歲。至昆明後，考進雲南講武堂，習步兵科，不久參加了當時的秘密革命組織——同盟會。
一九一一年 二十五歲。雲南講武堂畢業後，被派至陸軍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第七十四標，秘密進行士兵中的革命工作。十月十日武昌反滿清革命爆發後，在陰歷九月九日雲南起義中，率兵一連攻佔制台府，隨即參加遠征部隊，出征四川。全國革命運動的發展，迫使清帝退位。
一九一二年 二十六歲。由於革命與封建勢力妥協，三月間抱有很大的失望與不滿，率部返回雲南後半年，任雲南講武堂區隊長及軍事教員，努力研究軍事學。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七歲。重回部隊，駐紮南南，蒙自、箇舊一帶不久升團長。
一九一五年 二十九歲。袁世凱改憲稱帝，蔡松坡在雲南起義、組織護國第一軍北征。朱德將軍任第三梯團第六支隊長，遠征四川。此後升爲旅長。
一九一七年 三十一歲。社會主義的思想傳入中國，俄國發生十月革命。
一九一八年 三十二歲。從這一年到一九二〇年，爲帝國軍時期。朱德將軍參加帝國軍第二軍任第三混成旅長，進行反對北洋軍



閱的長期鬥爭。

一九一九年 三十三歲。五四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開始。

一九二〇年 三十四歲。鑒於過去中國歷次革命均因妥協而失敗，極想出外遊歷，尋找新的革命道路，乃于一九二〇年回至雲南後，將部隊交部下唐作川帶領，朱將軍離開軍隊。同年中國共產黨小組成立。

一九二一年 三十五歲，中國共產黨成立。
(以下漏收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四十三歲。爲分散敵人兵力，粉碎敵人圍攻，率部在沽田嶺山脈，主動出擊，轉戰閩西、贛南、東江各地，並沿江西福建邊界，向二面發展，攻佔興國、瑞金、龍岩等地，奠定了江西福建蘇維埃區的基礎。

一九三〇年——三一年 四十四至四十五歲。
三〇年六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軍團長，同年九月，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一年的時間內，國民黨當局繼續組織三次「圍剿」，經無數次激戰，三次「圍剿」均被粉碎。一九三〇年中國共產黨第六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上，被選爲中央委員。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入滿洲。十一月七日，第一次全國蘇維埃。(缺漏)

一九三二年 四十六歲。爲實行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指揮部隊北上抗日，因國民黨軍阻攔，未能達到北上的目的。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七歲。國民黨當局動員七十萬大軍進行「第四次圍剿」，仍被粉碎。

一九三四年——三五年 四十八歲——四十九歲。一九三四年，國民黨當局以一百萬軍隊對紅軍進行「五次圍剿」。十月十日率領江西紅軍，衝破國民黨軍「五次圍剿」，北上抗日，就是有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沿途擊潰了敵人無數次追擊與堵截，渡過了金沙江、大渡河、黑山草地等天險，於一九三五年到達陝北，朱德將軍在中央紅軍與第四方面軍於川康邊境會合後，會身留在第四方面軍，一面與張國燾作不妥協的鬥爭，一面說服全體幹部，堅持黨的北上抗日路線。

一九三六年 五十歲。六月與留在西康的紅軍與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同志率領的第二方面軍會合於西康之甘孜縣，即由西康經大草地長征，到達陝甘寧邊區。十月九日，與毛澤東、彭德懷同志率領的第一方面軍主力會合。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變發生。由於中國共產黨堅持和平解決主張，釋放蔣介石氏，內戰停止。

一九三七年 五十一歲。春季，移居延安。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八月九日，飛南京參加國防會議。九月六日，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總司令，出發抗日，開入敵後，轉戰山西、河北、察哈爾、熱河、山東、河南各地。

一九三八年 五十二歲秋季，曾一度返延，出席共產黨六中全會。十月十一日，復返晉東南，指揮敵後抗日戰爭。

一九三九年 五十三歲。國民黨當局發動第一次反共高潮，山西發生所謂「十二月事變」，河北山西的八路軍，粉碎國民黨軍朱懷冰部配合日寇的進攻。

一九四〇年 五十四歲。回延安總部。
一九四一年 五十五歲。一月，國民黨當局發動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皖南事變」。國民黨軍顧祝同部將抗戰有功的新四軍軍部，包圍殲滅，新四軍軍長葉挺被俘，副軍長項英及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等被殺。
(缺漏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五十八歲。日寇大舉進攻中原，國民黨在河南、湖南、廣西大敗。八路軍新四軍則渡過嚴重困難，轉入反攻，收復廣大失地。

一九四五年 五十九歲。四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繼續被選爲中央委員。八月，日本投降。向英美蘇三國政府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受降權，抗議駐華美軍干涉中國內政。

一九四六年 六十歲。四月，國民黨當局在美帝國主義幫助之下，違背停戰令，大舉進攻東北民主聯軍。七月，國民黨當局發動全國大戰。朱德將軍率領全部人民解放軍，奮起抵抗，爲中國的獨立和平民主而戰。(完)



「五個月」與「五年」

公孫龍

新華日報一直提供篇幅給朋友們作論壇，上海新華日報不獲出版，只好在本刊上來補這個缺憾，從本期起開這「友聲」一欄，還請朋友們多多賜稿。

編者

約略兩星期前的上海各報上揭載了合衆社的一通電報，透露了這樣的一段消息：

合衆社南京十九日電：據政府高級官員方面昨晚消息：政府昨日舉行新近收復區綏靖會議，蔣主席親自出席主持，並致詞稱：政府如以軍事解決中共問題，可能於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軍隊。但以政治解決則必須五年而後可。

沒有經過政府方面正式的否認，大約不會是捕風捉影之談吧。可惜消息太簡單，怎麼樣便「可能於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軍隊」，並且爲什麼「以政治解決則必須五年而後可」，我們實在不容易推測得出這個理由。但有一點使我得到明確的認識的，便是（1）政府當局不願採取「政治解決」的辦法而寧願採取「軍事解決」的辦法；（2）在「軍事解決」上採取的是速戰速決的戰略。這兩點從今天中國的局勢上也可以得到左證，便是在事實上政府是在採取着「軍事解決」的步驟，而且企圖速戰速決的。

政府的企圖能實現嗎？以前的十年內戰和八年國戰中的大小磨擦，那些遠事都不必重提了。就是去年九月日本正式投降以後到今年六月底爲止的那十個月的期間，大規模的內戰由關內打到關外的那一段往事，似乎也不必重提了。六月底以來到今，內戰又由關外打到關內，整整又打了五個月，問題解決了沒有呢？絲毫也沒有！我們請結算一下五個月來的內戰結果吧，我們可以明白地看出，政府的企圖不僅沒有實現，不僅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事實上也是適得其反的。

首先我們得承認政府的軍事力量是佔着優勢。因爲得到美國的幫助，不僅在陸軍的配備上較爲精良，此外還有千架左右的空軍，二百艘左右的海軍，有價值四十億美元的物資供應——軍用品及准軍用品，這無疑是一個強大

的優勢。政府也就因爲有了這個優勢，所以要拋棄「政治解決」而採取「軍事解決」，而且生出了能夠速戰速決的自信。

這項優勢，中共方面也是認識着的，而且認識得很清楚。因此，中共不輕易言戰也是事實。但到和平已經老早絕望，戰爭不可避免了，和這樣優勢的力量作戰，中共又應該採取怎樣的戰略呢？也是事實告訴我們，和中央的速戰速決相對比，中共所採取的是持久消耗的戰略。中央採取戰略的攻勢，急於想誘使中共的主力作一次或數次的主力戰以決定雌雄，而中共則採取戰略的守勢，盡力避免早期的主力戰，而用運動戰和游擊戰以分散和凍結中央的兵力，而機動地集中優勢的部隊以消滅零星的據點，就這樣靠積小勝而爲大勝。

五個月了，戰果怎樣呢？我們看見中共放棄了好些城市，其中並包含有承德，張家口，淮陰，淮安，安東等重要的地方，政府自然也就佔領了這些城市。然這些城市的佔領並不是由於消滅了中共主力的赫赫戰果，中共的主力不僅沒有被消滅，由於放棄這些城市的守衛，反而減少了消極的負擔而增加了戰地上的積極的機動。中央則反是。佔領了這些城市便不得不保衛這些城市，交通線因而延長了，又不得不保衛這延長的交通線。爲了要保衛這被圍所包圍着的點和線（有時這線也並不完全），便必然使自己的兵力分散而受凍結。因此也就必然顯示出弱點而給予中共以消滅的機會。五個月了，中共雖然放棄了若干城市，而卻消滅了中央的兵力四十個旅以上。這結算的勝負，我們是應該把鵝羽扇倒向中共的一方面的。

中央最大的弱點是在兵員的補充困難。自然可以仍舊徵取壯丁，但其結果所至，不僅使農村加速破產，使民衆加速遷延，而被徵取的壯丁，沒有作戰的敵愾，並因軍事配備高度化的結果，非經過半年以上的訓練不能補充。這樣，中央的有生力量，便只有日漸消耗的一途。而中共在這一方面恰恰有它的最大的優點。中共區域的土地問題和農民問題大體上得到了解決，民衆兵整不已經打成了一片。人民把戰爭看成自衛，民氣士氣自然充揚。在和日本作戰時除正規軍外有民兵和地方團隊的組織，操練有素，正規軍的補充不僅在本身不感覺困難，而且還可以仰給於中央軍的被俘軍械。這兒便更

顯明地來了一個使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的重要的因素。中央的優勢的有生力量是有限的，被分散，被凍結，被消耗，而又不能順暢補充，而中共的形勢則恰恰相反。這樣繼續下去，中央的優勢決不能長久保持，而總有一天會達到持平的階段，再繼續下去則優勢異勢，『從兵力的對比上來講，已經發生極大的變化了。』

『可能於五個月內消滅共產黨軍隊』的話，在我看來是不可能的，不僅不可能，而且充分的可能於五個月內兩方的軍事會達到持平的階段。已經打了五個月，被消耗了四十個旅，如再打五個月，即使說不會再被消耗四十個，如打個對折，再被消耗到二十個，中央軍的劣勢便要到無法挽救的程度。戰局到這個時候或許可以告一個段落吧？為什麼會這樣？中共如得了優勢，不會再繼續作戰，以期獲得徹底的勝利嗎？在我看來，中共並沒有那樣的野心，而國內的人民和國際的趨勢也不會容許走到那步決絕的一步。

中共的政治主張是很鮮明的，它在目前只要求實行新民主主義，即聯合各黨各派，採取和平協商的方式，以逐漸地實現中國的民主化。中國的民主化是不用流血的方式而達到的，英國的產業革命不就是一种不流血的革命嗎？中共並非好戰，而是迫不得已而戰，到了沒有作戰的必要時，中共必然會自動的住手。那樣也正是人民的要求，人民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允許戰爭存在的。你以為人民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嗎？誠然，好戰者儘可以違反民意而自由發動戰爭，但他有發動戰爭的自由，而人民至少卻有不支持戰爭的自由。凡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戰爭，總是不能持久而終歸失敗的。請在這兒看取人民的威力吧！

五個月之後的國際形勢呢？照我看來，也可能和國內的戰局相配合，而使內戰的後台發生變化。中國內戰的後台是美國在做老板，這是全世界周知的事實。美國這位後台老板的態度是不是可以稍稍改變一下呢？沒有一定的理由認為她不可以。法國的選舉，法共佔了勝利，成爲了第一大黨。雖然法國的政局還在動盪當中，但至少我們有一點可以說，法國人民是不願再使英美特別是美國的尾巴的。到今天爲止的國際形勢是英美圖拉法蘭西使蘇聯孤立，而在今天以後，這形勢顯然是發生了變化。

就說英美吧。她們的團結一致是假相的，事實上最大的矛盾和衝突卻橫亙在英美之間。英國人是意識着這種矛盾和衝突的，有一部分人在運用策略，想把這矛盾和衝突轉移到美蘇之間，而使英國收到下莊子的智慧。但這策略的運用卻是有點耗費氣力。美蘇之間並不是沒有矛盾，然而那矛盾的程度並沒有尖銳到非發生衝突不可的地步。蘇聯今天不是無所求於人的，她的國內的需要也儘是以便她的生產復興。東部歐洲的一羣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因爲

解決了自己內部的土地問題和農村問題，正和平地沿着着二十九年前的蘇聯革命後所走過的路徑。這些國家也可以無所求於人。因此美國大亨們手裏的金元乃至原子彈，認真說，對於這些國家和蘇聯也就無所致其用。美國大亨們的要求，是要投資，是要爭取殖民地。人民被解放了的地方，因無從再去殖民，投資則大亨們又以爲『藉寇兵而資盜糧』，自己不肯。那裏只好把人民未解放的地方作爲自己的尾閘了。因此，今天的英國和她在戰前的勢力範圍便主要地成爲了美國侵略的對象。美國以前刻的條件向英國投資，以卅七億美元買掉了她的經濟國防，而她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也就大大地受着侵略和威脅。我們中國，特別是南部中國，在戰前主要是大英帝國的勢力範圍，而今天卻成了花旗叔叔的獨攬壟斷。但我們也正知道，約翰牛也正萬分的不甘心，不是正企圖以香港爲根據地而爭取華南勢力的恢復嗎？

英美的衝突是宿命的，這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的發展的必然。美國今天固然是處在『興隆』的盛況，然而世界的經濟專家已經斷言，她這『興隆』則至多只能再支持得一年或一年半。大恐慌的危機是不容情的快要到來了。美國人自己也是明白的。她的商品的存品在增加，據美國商務部的聲明，十月份已經增加了十億美元，據說『對於今後經濟的發展，充滿了確實無疑的威脅』。原料的現貨交換價格銳減，工業股票的行市慘淡。這些是生產已經過剩，而大亨們在開始抽出他們的工業股票的徵候。美國人自己都很明白，他們難道能坐視不救？

是的，前月初頭的選舉，共和黨得勢，這表明美國政治的加緊右傾，也表明羅斯福的新政日益趨極，因而也就日益促進大恐慌的危機的到來。但大亨們爲了要挽救他們的危機，爲了要和真正的敵人約翰牛爭取市場，爭取市場在他們認爲也就是解救危機的要道，因此他們可能反而進一步地緩和他們的世界政策，尤其對華政策。這期間大約也就和中國的戰局打到平手時相適應。那時他們可能爲着自己的需要而停止他們的片面援助。這樣便自然促成中國的和平協調。是不是又回到政協的老路呢？形式差不多，而內容卻不同了。失了節的所謂『社會賢達』及難公難察黨沒有資格參加。包含民主同盟的新第三方面斷然更加出色。政協的五項決議必然有更進一步的修正，使中國的民主化更往前邁進一步。

就這幾年來的五個月實在是很重要的五個月。我對於這『五個月』的期望實在感覺興趣。你的題目上還有一個『五年』呢？對了，這也須得交待一下。今後五年的新五年計劃完成了。世界第三次大戰可能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消滅。因而今後的新五年也可能就是我們中國的民主化走上軌道的『五年』。

慰問朱學範先生

消息傳來，朱學範先生於廿五日在香港遇險受傷，這就是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以後又一次最卑鄙無恥的特務殺人血案。

誰都知道，在朱學範先生領導下的勞動協會，曾通過了著名的廿三條進步綱領，曾經為支持政協決議奔走呼籲，曾經接受解放區工會加入勞動協會，使勞動協會成為全國工人的統一組織。當校場口血案時，勞動協會與重慶民主團體站在一起，向特務作過激烈鬥爭。正因為如此，所以朱學範及勞動協會就立即成為國民黨反動派摧殘的對象。

二月以來勞動協會、天津分會被禁止活動，國民黨社會部，以及各省市黨部公然以「調整人事」、「解散組織」相威脅，八月六日重慶特務包圍的「重慶總工會」代表及特務二百餘人武裝「接收」勞動協會辦事處及附屬之工人福利社、勞工醫院、托兒所、工人文化服務社、美工會等機構，這事件引起全中國勞動人民以及世界職工會的嚴重抗議。在中央輿論壓迫之下，蔣政府就來了兩套花樣，一方面被迫釋放重慶勞動協會人員，另一方面直接指派爪牙霸佔勞動協會，並冒充勞動協會名義大放厥詞，替反動派當歌功頌德，破壞民主，無所不至。勞動協會領袖朱學範先生的生命安全，且受到特務的嚴重威脅。

但是蔣政府這一切壓迫行為，並沒有阻止住勞動協會和朱先生為民主自由與勞工福利的不屈不撓的鬥爭。朱先生這回到香港，就公開發表嚴正聲明，揭露了蔣政府不斷企圖摧毀勞工界之統一，強迫勞動協會解除區工會於其組織之外，並強迫

勞動協會公開反共，「強迫本人參加非民主的一黨國民大會」以及「偽造罪名立即將本人予以逮捕」。朱先生明確地指出，此一「黨國大」，本人決不承認其為能代表全國人民的願望。「這種正義的呼聲，獲得中外輿論的重視和同情。正因為這個聲明刺中了統治者最痛苦之處，於是就不得不命令特務匪幫對朱先生下此毒手。朱先生的遇險，正是蔣記「國大」叫囂什麼「憲草」、瞎扯其「根本大法」的時候。香港皇后大道西的這一箱血案，是對蔣記「國大」的最深刻的諷刺。它明白地告訴我們，這個「國大」和其所謂「制憲」，無非是其獨裁政府的產品。

朱先生的遇險，又說明了獨裁政府的日趨孤立。朱先生是國民黨裏一位有聲望的人物，因為他有正義感主張民主，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統治，就不能不把他當作敵人看待。

我們對於朱學範先生為了民主與工人福利，不畏強權奮鬥不懈的精神，謹致熱烈的敬意。我們對他的安全，不勝遙念。朱學範先生的血決不會白流的，中國勞工以及一切正義人士，將以更巨大的努力擁護朱先生的嚴正聲明，來回答這一暴

解放區職工來電慰問

中國解放區職工會籌備會，陝甘寧邊區職工會廿八日聯合電慰問朱學範先生電文如下：朱先生在香港遭特務暗算身受重傷，我們萬分憤慨。先生領導勞動協會為國家獨立民主與工人階級的團結奮鬥不懈。最近更毅然拒絕參加蔣記國大，拒絕接受無理反共要求，大義凜然，中外人士同聲景仰。而獨裁者就更要恨你入骨，於是你壓你不成之後，不能不下最後的毒手來暗害你，獨裁統治此種瘋狂行動，只能加速其自身的崩潰；而你的被暗算，則將號召全國職工與全國人民更加覺醒，更加堅定為獨立民主而奮鬥的決心。我們對你的負傷，不勝懸念，希望早日康復，繼續奮鬥，爭取最後勝利，解放區百萬職工，誓作你的後盾。

劉寧一氏談

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先生被迫離滬後，滬市報端載有勞動協會之擁護「國大」破壞工運統一之反共文告，記者頃以此事走訪世界職工會聯合會候補理事，中國解放區職工聯合會籌備會代理主任劉寧一氏，叩詢真相，承劉氏談稱：「朱學範先生此次因拒絕參加一黨包辦之「國大」，拒絕發表反共宣言，拒絕排斥解放區工會於勞動協會之外，被迫離滬，在港遭受暗害重傷，我解放區百萬工人異常崇敬與關切。朱先生離滬時已將中國勞動協會之總領導機構遷離上海，故此後所有盜用中國勞動協會之名義，發表任何違反中國工人利益與中國工運統一之荒謬言論，均屬非法的篡竊行為。此次報上發現「擁護國大」的所謂文告，完全和勞動協會堅持政協的精神相違背，為中國工人所堅決反對者。此尤足證明該項「文告」之為假冒。朱先生雖被迫離滬並遭暗害，但中國勞動協會決將永遠為中國獨立和平民主與工運之統一而奮鬥到底。」



國民黨當局起用

岡村寧次

據消息，國民黨當局把留在南京的「上賓」，前敵侵華總指揮岡村寧次重用的起用了。並且送給他一個「聯絡官」的職位。岡村寧次自從投降後一直被留在南京。非但不以戰爭犯開審，反而極其優裕的招待他；爲什麼？現在呢？終於揭穿了，美國反動派和國民黨當局是早就想任用他的，現在不過是準備公開罷了。

爲什麼美國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要重用岡村寧次呢？首先他有反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豐富的經驗，國民黨反動派要他來做參謀。其次，美國帝國主義可以躲在後面，讓日本人來代替，可以用「敵伴」來做烟幕，幫助國民黨作戰，據消息，麥克阿瑟、馬歇爾和國民黨當局業已商定請大批日本軍官做國民黨的軍事教練，這些軍官，不日即將來華。美國反動派和國民黨當局將用「這是日俘啊！」沒有來得及遣放啊！」來欺騙二國人民

，來實行他們宰死中國民主運動，殖民地化中國的勾當。

我們早就指出國民黨反動派要和人民作戰，就非依靠帝國主義的撐腰不可；接濟軍火，幫助策劃。現在就連一個美帝國主義還不夠，還要把手給我們打敗的民族敵人拉出來做幫手了。國民黨反動派在瘋狂的戰爭神經衰弱下，是顧不到什麼「禮義」和「廉恥」了；這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前例的恥辱。但是也由於國內外反動派的這種無恥的勾當；他們以前的什麼「接收主權」，「幫助遺件」的假面具，總也無法再戴了吧。中國人民將更增加了保衛民族獨立和民族清白的決心，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在全國人民支持和擁護之下，獲得最後的勝利。

又一賣身契

國民黨當局又與美國成立另一賣身契——「中美航空協定草案」。是項協定自上月八日起，國民黨代表即與美政府代表威爾遜進行秘密談判，直至卅日午後，該協定草案，正式「議妥」後，中央社始予公佈。草案規

定「設立並發展兩國領土間長期航空運飛航」，「中美兩國航空公司，在兩國領土內之指定地點，有裝卸國際客貨郵件之權利，中國指定地點爲天津、上海、廣州三處，美國指定地點爲舊金山、檀香山、紐約三處。此項協定草案，規定航線三條，第一條爲北太平洋航線，經過加拿大，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日本，朝鮮諸地。第二條爲中太平洋航線，經過夏威夷、威克島、關島、菲律賓諸地。第三條爲大西洋航線經過歐洲、北非、中東、印度、緬甸、越南諸地。美方指定西北航空公司，泛美航空公司，寰球航空公司，我方指定中國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飛行上述諸航線。」

路有凍死骨

此爲國民黨當局對中國領空主權的全面出賣。在此前，八月卅日國民黨當局即曾與英人陳納德簽訂准許陳納德組織空運大隊，在中國各地飛行的合同。九月二日復曾與美國控制的菲律賓政府簽訂上海馬尼刺間的飛機降落協定。我國輿論界早已揭露國民黨當局會允許以出賣全部領空權，作爲美國八億元剩餘物資的交換條件。國民黨當局的「一家奴」專贈「友邦」，於此又得一明證；協定草案的「相互」「平等」的形式是極端虛偽的。蔣家經營的「中國」「中央」兩公司各有幾架破飛機，而美國的西北，泛美，寰球三家航空公司則久已稱雄於世；「草案」的實施，就是喪失空中主權，同時蔣美航空協定不僅

爲其殖民地中國之工具，而且是美國侵略整個亞洲及全世界各國的最重要工具。據美聯社廿一日華盛頓電稱：「美國現正迅速推行其「互惠航空協定」程序中，爲「擴展」國際交通，開闢途徑，美國恢復東方航空業務對華協定當爲重要的因素，可使美國航空發展至全球。美國對印度與菲律賓之航空協定已於前數日完成，與暹羅之同樣協定不日亦可商妥。」（解）

正在國民黨當局掩飾這次由轉售贖版生存權而引起的人民抗爭的時候，報紙上發表了自二十四至二十九日，五天中凍餓死亡街頭的露屍有五百四十五具之多，這是對國民黨當局的極大的諷刺，也是對一切污蔑和誣言的最好揭露。國民黨反動派僅一切力量來剝奪人民的生存權利，到人民頻于死亡，不得不起來抗爭的時候，便說他們是「暴徒」，是「陰謀份子」。而且要用「格殺不貸」的法西斯政策來置人民于死地。國民黨當局應該看到滿街賣苦小販求生掙扎的痛苦，應該看到工商業慘淡淒涼的情景；應該聽到廣大人民對於國民黨統治的不滿！也應該看到這血淋淋的事實：五百多具凍餓而死的市民！中國人民有窮忍的特性，但當逼使他們只有死亡一條路的時候，他們將用一切力量起來反抗。國民黨當局也應該要深深自悔誤的時候了！（改）

十一月自衛戰績

職滅國民黨軍六萬餘人



延安總部頒發十一月自衛戰績如下：據已獲得材料，共大小戰鬥六四七次，蔣軍參加作戰的正規軍卅一萬餘人，被我殲滅之蔣正規軍共六個旅強，計傷一七、一九一人，斃八、四一人，俘二二、六五六人，其番號爲晉魯豫區的四一師一〇四旅全部，四七師一二五旅大部，四〇師三九旅一〇六旅共一個團，二七師四九旅兩個連，以上共合兩個旅，東北區的五十二軍廿五師全部，七一軍八八師一個營，新一軍五〇師一個營，六〇軍暫二一師一個營，一八四師五個連，共一個旅另兩個營；山東區的第八軍一六六師榮一師各一個營，一〇三師三個營，四六師一七五旅一個營，一八八旅兩個營，二八師八〇旅及五九師七七師各一部共一個半團，九六軍暫十四師，七三軍十三師一九三師各一部共一個團，五四軍三六師一個連，共合四個半團。華中區的七十四師五十一旅五十八旅及二十八師各一小部共兩個營，第七軍一七一師，一七二師各一部共一個半團，五七師（原九八軍）一個營共合兩個半團；晉綏區的四三軍暫三九師第三團全部，十

南線兩捷並敬告雜牌軍

解放日報十一月二十日社論

國民黨當局一面發出他的所謂「停戰令」，另一面，却下令進攻中國人民的解放區，玩弄滑頭人的把戲。但是進攻中國人民的國民黨軍，又被人民解放軍痛快消滅或者堅決打退了。冀魯豫地區滑縣附近的大規模戰和淮陰西北的堅強自衛，就是中國人民給國民黨當局惡毒陰謀的有力答覆。冀魯豫地區，國民黨當局於發出「停戰令」後，立即下令進佔滑縣，以便打通平漢路，孫震奉令後，即以其四十一師、四十七師殘部，積極推進。十九日，我對伯承將軍所部迎擊之於滑縣地區，至二十四日止，給以粉碎的打擊。計我軍左翼殲滅由偽軍所改編之河北保安第十二總隊全部，生擒其總隊長何冠三；我軍右翼殲其一零四旅全部，生擒其旅長楊顯明及副旅長李克源；我軍中路殲其一二五旅旅部及兩個團，生擒其團長陳曉文；殘傷俘國民黨軍一萬一千八百人，獲得巨大的自衛戰果。這一勝利將影響全國的戰局。

蘇皖地區，國民黨軍兩路進犯，其第七軍兩個團爲主攻，其七十四團一部伴攻配合進犯連沚地區。我粟裕將軍所部迎擊之於淮陰西北。自十七日激戰至二十二日，國民黨軍傷亡二千數百人，第七軍之兩個營被我全部消滅，除俘其營長外，並擊落國民黨飛機兩架，國民黨軍攻勢被打退。

國民黨軍的進攻完全揭穿了國民黨當局的無恥欺騙真正是「陰謀殘忍」，中國人民記得國民黨當局甚至在今年一月停戰令時，除公開的命令之外，還發出了秘密的命令。公開的命令是十三日停戰，秘密的命令是繼續打到十六日，而且在此期間內，盡量進佔解放區戰略要地。至於三月二十七日的東北停戰協定，國民黨當局派代表簽了字，但却成了他在東北大打的作戰令。六月七日起的所謂暫時停戰，實際上，是國民黨當局關內大打的作戰令。這些事實，中國人民看得清清楚楚，這一次國民黨當局又來一個「停戰令」，接着，又來一個大進攻，真正是毫無信義，不知廉恥！這是他打敗仗的根本原因。

國民黨當局此次進攻，再一度逞其消滅雜牌的陰謀。攻濮陽的孫震部是川軍，進攻連沚的主力第七軍是桂軍，而國民黨當局自己的嫡系則按兵不動，坐觀成敗，至多也只當配角，以避危險。川軍的命運是很慘的。在抗戰期間，被國民黨當局調出四川來的共計六個軍四軍，十一個軍之多（民國二十九年統計）。三十六集團軍李家鈺抗戰陣亡，該集團軍所轄一個軍即四十七軍作戰犧牲重大，不但毫無補充，且被取消番號。二十三集團軍唐式遵原轄五十軍、二十一軍、八十八軍等三個軍。作戰傷亡毫無補充，結果合併爲二十一軍與八十八軍兩個軍。八十八軍軍長范紹增被國民黨當局明昇暗降，將該軍交給他的親信蔣日將軍方先覺指揮。這樣，該軍就被國民黨當局奪了。二十九集團軍王縱緒原轄四十四軍、六十七軍兩個軍。結果合併爲四十四軍一個軍。三十集團軍王陵基原轄七十二軍、七十八軍兩軍，合併爲七十二軍一個軍，其軍長又被國民黨撤職。只有二十二集團軍孫震原轄兩個軍即四十一軍、四十五軍（即現在的四十七師），與二十七集團軍楊森轄所

九軍暫四〇師第三團大部，共合一個半團，齊聚冀熱區區的九四軍第五師十三團一部，五十三軍一六師一三〇師各一部，卅五軍一〇一師兩個營共合一個半團。消滅蘇地方保安團隊及偽軍一二、二五八八人，總計獲俘偽軍六〇、五一六六人。內中俘一〇四旅旅長楊顯明、副旅長李克源、廿五師師長李正臨、副師長段培德、團長黃德亮等將校軍官十四名。繳獲步馬槍二五、六八五（脫漏四支）七四八支，輕機槍一、〇三六挺，重機槍一二六挺，手提機槍二一六挺，擲彈筒一六六個迫擊砲七九門，山砲野砲共六八門，火箭砲六門，戰防砲十一門，槍彈千萬發，砲彈千餘發，坦克車二輛，汽車四七輛，擊落飛機三架，騾馬一六一匹，軍糧五萬三千石。蔣軍共佔我廣雷、康保、新明、五台、定襄、涑源、徐水、望都、蔚縣、盧龍、接縣、安邱、高苑、安東、寬甸、通化等十六個縣城。我軍恢復鄭城、鄭城、平度、齊東、壽光、桓台、昌邑、濟源、臨縣、懷仁、大寧水和、蒲縣、臨縣、石樓等十五個縣城。

東北各地民主聯軍與地方團隊，在十一月份地方性反擊中殘滅進犯國民黨正規軍三千餘人及其收編的偽軍殘餘六千餘人，國民黨軍一中央先遣軍一團軍長王乃康，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謝逆大東被擊斃。繳獲各種砲七十餘門，輕重機槍一百餘挺，步槍四千二百餘支，衝鋒槍六十餘挺，戰馬一千三百餘匹，子彈十三萬四千餘。



的二十軍沒有變動。所以川軍雖然對抗戰貢獻超過國民黨的總系，但抗戰的結果却是五個軍被取消或被縮軍，幾乎去掉一半。此外，在四川後方，國民黨當局到了重慶之後，川東積極國民黨化，川西積極分化，潘文華的五十六軍被調到黔江，新二十五師降為警備總隊。川軍力量，不論在前方或後方，都遭削弱！

抗戰結束以後，國民黨當局發動內戰，川軍二十一師三個旅，在南滿被撤兩個旅；四十一師三個旅被撤兩個旅；四十七師兩個旅已全部被撤。這次被國民黨當局撤到前線上的川軍三個師共有八個旅，只剩了兩個旅即四分之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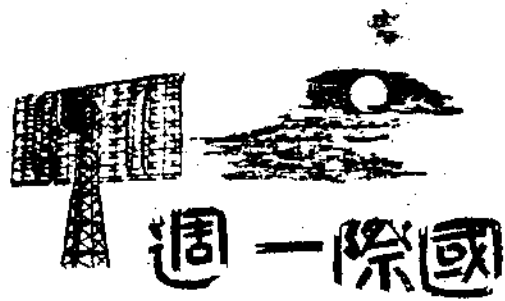
桂軍的情形也相差不多。抗戰期間，被國民黨當局調出廣西的，據民國二十九年的統計，有兩個集團軍、五個軍、十四個師。十六集團軍夏威原轄三十一軍與四十六軍。三十一軍在湘桂戰爭中，犧牲重大，不予補充，取消番號（現在這個番號給了國民黨當局的青年軍），併入四十六軍。二十一集團軍李品仙原轄七軍、四十八軍、八十四軍，共三個軍。結果八十四軍被取消，併入四十八軍。所以桂軍在抗戰中，因為沒有許多國民黨當局嫡系軍那樣，望風而逃，或「帶線救國」以致犧牲重大，滬寧一帶的戰爭中，尤為壯烈，其戰功比之國民黨嫡系軍大得多。然而抗戰終了，部隊數量只剩下三個軍、八個師，就是也去掉幾乎一半。

此次內戰中，國民黨當局又把桂軍兩個軍即三分之一放到前線上去。其第七軍前後已損失五千人以上即四分之一。

川軍和桂軍的將士們上應當想想你們在抗戰中，都是有功的，但是，你們所得的酬報，難道是東北軍第二的下場麼？你們替國民黨當局打內戰，你們除了東北軍那樣的悲慘前途之外，還會有什麼別的前途？你們為什麼不為中華民族想想？為什麼不為自己想想？

不但如此，國民黨當局用盡其三四年來的一切積蓄，加上美國帝國主義的大量幫助和日本的大量軍用物資，孤注一擲，想在那所謂「國大」以前，打出一個名堂，但現在到處打的是敗仗，四十個旅已被撤滅，這就是說國民黨當局進攻解放區的軍隊五分之一已被撤滅了，國民黨當局軍事上的頹勢，難道還不明顯麼？國民黨當局的「國大」，被國內國外一切有眼光的人所痛罵，國民黨當局的實則非行已被全國人民所痛罵，政治上的失敗，難道還不明白麼？在國民黨當局併吞、篡奪、削滅、犧牲之下的雜牌軍，如果有隨時的倖存，難道不該想想何以自處了麼？

我們惶惶切切地，敬告一切所謂雜牌軍，敬告西北軍、東北軍、川軍、滇軍、桂軍、粵軍、陝軍、湘軍、直魯軍、晉綏軍、寧夏軍、青海軍、鎮嵩軍：解放區軍民的敵人只是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國民黨當局，因為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像日本帝國主義一樣，要滅亡中國，而它的工具像汪精衛一樣，向美國帝國主義，出賣中華民族。我們同你們，並無不可解的仇恨，恰恰相反，要是抗戰有功而被國民黨當局敵視的，我們都抱同情。中華民族面臨着新的民族危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十分希望你們保持抗戰中民族英雄的光榮稱號，不要去替美國的帝國主義者及其工具國民黨當局打中國人民。擺在你們面前的，一條是民族英雄的光榮道路；一條是當實國的國民黨當局的可憐的犧牲品和走狗，這真是萬年的道路。我們希望你們幡然猛省，當機立斷，到新的為民族解放而鬥爭的陣營中來，像高樹勳、曹又參、郝騷擊、孔從周、潘朔端、胡景翼將軍等所做的一樣！



國際一週

一 士

逆流在迴旋中

自十一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三日

反和平的同盟

儘管英國政府竭力否認，英美間締結廣泛軍事同盟的祕密，已逐漸公開出來了。這一個新的帝國主義者傾軋和平的陰謀，是在一年來各種欺騙虛偽的和平裝飾下暗中不斷進行的。現已無法再來掩飾的這個同盟，證明了英美政客們在巴黎和華盛頓討論世界和平的會議桌上所有一套「和平建議」背後究竟隱藏着怎樣可怕動機。

十二月一日英國工人日報披露英陸軍部發言人談話，說新的國防部成立和亞歷山大就職該部大臣後，英美軍事同盟就開始實行。該報又說：根據這個同盟，英國一切軍事祕密將向美國和魁北克，而澳大利，紐西蘭，與加拿大將作為「分散的基地和供應來源」；這個條約雖未商諸議會，但參謀總部已完全同意。條約有效期間為十年。

第二天（十二月二日），英國工黨議員齊里亞克斯在下院演說，更進一步指出，「英美軍事參謀部商妥祕密協定，於對蘇聯作戰時實行。」齊氏舉例這協定包括幾點：（一）統一軍器；（二）劃一訓練方法；（三）交換軍官；（四）交換軍事情報。又說：英國已同意將它的基地供美國共同使用，不過美國還沒有允許英國分用西太平洋的美方基地。早在今年三月五日邱吉爾在杜魯門總統陪同下曾在美國高爾頓西寺學院演說，呼籲「四方民主國家」應即成立軍事同盟以反對蘇聯。從此以後，

並把戰爭的準備活動延伸到北冰洋和南冰洋。英國至今還保持一百三十餘萬武裝軍隊，美國在國內外保持着二百萬以上的武裝兵力。美國在武力統治世界的霸權計劃中，正需要英帝國各軍位的最有效的支持，而英國則甘心以配角自居企圖在統馭世界的英美同盟中確保大英帝國的地位。

只有在這樣一個十足反和平的軍事同盟中，我們方能正確估計現在紐約成功湖進行的外交白刃戰的充分意義。

主動與被動

聯合國大會中的爭論，一週比一週明顯地表示：一方面蘇聯以主動的態勢打擊着英美統治階級組織分裂和備戰的陰謀，另一方面英美企圖因這些打擊，處處立於被動地位的苦悶。

取消否決權的提議（一）在大會中被擊敗了，但英美在政治安全委員會中依然抓住這個議題，來延宕對真正貢獻於和平的提議的討論。

問題的焦點是莫洛托夫的兩大提案：報告各國駐在非敵國部隊的情況，和聯合國普遍裁減軍備，包括取消原子彈，火箭砲等的製造在內。這兩個提案像一把火鎗般夾住了擴張主義軍國政策的痛處。美英的政客們無法拒絕這兩大提案的討論，但用盡一切手腕來閃躲它們的威脅。

先是蘇聯利一馬當先應付這個挑戰，提出在報告非敵國駐軍情況時，對各國在前敵國和本國內的武裝情況也須提出報告。貝文和顧維鈞都支持他的反建議。他們以為這樣可以嚇退莫洛托夫的攻勢。但莫氏立即表示，蘇聯準備報告它國內外的軍備，並聲明蘇在波蘭維持通德佔領區交通線而駐有少數部隊，和在朝鮮北部根據波茨坦協定尚有駐軍外

，蘇聯在非敵國內並無一兵一卒。

美英集團看到這一步失敗，便提出第二步反建議，即報告駐軍應與普通裁軍案聯繫起來，一併討論。他們知道，裁軍是一個不易迅速決定的工作，所以藉此可把報告國外駐軍問題無限期拖延下去。

莫洛托夫則堅持報告非敵國駐軍是一個澄清現在國際紛擾的重要和迫切的事項，不能與裁軍問題混為一談，而是一個具有獨立的重要性，應該速即做到的，但他同意關於本國境內軍隊和軍備情報，可以在安全理事會會議普通裁軍的計劃時提出。這一個攻勢的折衷案解除了美英反擊的武裝。

這是十一月二十七、二十八日爭論的中心。在這兩天中莫洛托夫舌槍唇劍，反覆指出一切延宕政策的陰謀，並且「釘牢」康納利所許諾的：「不僅就陸海軍的人員，而且更就這些國家所擁有的軍備，包括原子武器，火箭砲等等，也都立即提出報告」的聲明，促使各國注意，須在安理會中與裁軍問題一併處理。

蘇聯代表維辛斯基特別強調銷毀原子彈的重要性。這是進一步毀穿軍國主義與原子外交的核心。他在十一月廿九日的發言中表示，「原子彈就像是德摩克利德利刃之懸於一髮。只有銷除這個威脅，我們方有安全感可言。諸位如果沒有意思利用它，為什麼不禁止它呢？普通裁軍必須從一切兵器中最危險的下手。」

到了這時，美英代表康納利和蕭樂斯完全處於被動的境地。他們要出兩樣辦法。一個為追問為什麼蘇聯代表團念念不忘原子彈，力主這事必須等到國際關係「調整」好了以後再說。一個是重新把「否決權」的圈套套到蘇聯頭上，就是說：「一好，讓我們成立一個監察各國軍備的國際機構吧，但在

這個機構中，誰都不許使用否決權呀！」蘇聯始終反對在任何聯合國機構中取消否決權的使用。

理由很簡單，取消否決權，就是採多數通過制，也就是不惜分裂來打銷蘇聯徹底裁軍的努力。保留否決權，就是保證主要國家的團結一致，不使好戰者能有所逞。康納利之流不可能在原則上根本拒絕裁軍案的討論，就希望設下這個「取消否決權」的迷途，來規避真正裁軍的決定。有否決權存在，蘇聯可以不使英美任何規避性的提案，有在安理會通過的機會，這就是堵住軍國主義者利用國際機構的合法決議逞其所欲。

從限制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使用否決權這個陰謀的失敗起，經過非敵國駐軍與普通裁軍，再回到否決權問題上來，這一個多月中的爭論，充分反映出蘇聯爭取真正團結與永久和平的一貫主動精神，在這種精神勇猛發揮下，美英集團一切被動的，規避的延宕的反建議，掩飾不了它們反蘇反和平的密謀。

英美矛盾在中東

但是，英美在反蘇反和平的共同傾向中，自身間也充滿了矛盾，而且這種矛盾正在日漸尖銳，這一週來在中東方面竟已爆發為正面的衝突。

據安哥拉十一月二十八日電，美國裝備的沙地阿拉伯軍隊開入了外約旦，已在邊境地區發生戰事。沙地阿拉伯方面宣布進軍的理由是，反對新近登基的外約旦國王阿布拉杜在英國支持下，計劃聯接巴勃斯坦、敘利亞、黎巴嫩、及伊拉克，組成「大敘利亞帝國」，奪取地中海和波斯灣的石油權。

誰若以為這個衝突就是英美帝國主義者為中東霸權而爭奪的大戰序幕，那自然是錯誤的，但不可否認，這是美帝國主義加緊侵蝕中東英國勢力範圍之後不可避免的衝突。

這個事變爆發的時候，正當英帝國軍隊參謀總長蒙哥馬利趕到耶路撒冷，和英國駐巴勃斯坦高級專員肯寧漢將軍及巴勃斯坦英軍總司令巴克將軍舉行軍事會議之後，而同時，美國十八艘戰艦組成的艦隊也正正在一訪問「土耳其的海岸，白宮也將美國駐伊拉克公使職位昇為大使。

這一次的武裝衝突迄今雖未擴大，但並未結束。相反地，英美霸權在中東一帶的內傳，可謂方興未艾。本月初，美國的一訪問「艦隊，有將近二千官兵索與登陸敘利亞，顯然是配合沙地阿拉伯軍隊的行動的。而蒙哥馬利將軍則於返回開羅之後又匆匆飛到雅典。很明顯地，土耳其得到美國的支持，較從英國所得到的為多，而英國因此，更加注意對希臘的控制。

中東這塊地方充分反映英帝國的嚴重苦悶。伊期的油田已逐漸控制在美國的手中，美國在沙地阿拉伯新建的基地，凌駕於英國原有基地之上。中東的英帝集團如果還未自動解體，已被美國的石油開發與基地建設等大規模的軍事活動所衝破。這是英國「基尼黑」政策的果報，不過張伯倫時代有奧捷可資犧牲，艾德禮的路線只好侵蝕到大英帝國自己的老本了。

此外，中東不過英美矛盾尖銳化最顯著的一個地區，在遠東方面，美國對日對華的聯合政策，對印度的拉攏（最近也提昇了使節地位），都在直接刺痛着英帝國的患處。

總之，在加強反蘇陣容和壓榨殖民地上面，英美統治階級固然是聲應氣求，並無二致，但一個在企圖統治全世界，包括英帝國原有勢力範圍在內，一個想保全它固有的殖民地與「生命線」，這其間的矛盾只有一天天加深和擴大。

權能合一

陳家康

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就是公民政治。強有力的公民，是民主政治唯一可靠的基础。怎樣能使公民成爲強有力的公民呢？那就必須讓他們具有真實的權力；在這裏權能，就不能截然分開。而應當儘量合一。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上，權能分開的學說還在許多政論家的腦筋中起支配作用。這種學說認爲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以便組織萬能政府。人民與政府的關係，竟變成阿斗與諸葛亮的關係。

從實際政治來說，權和能雖在一定條件下有若干差別，但始終是無法分開的。把權能完全分割開來，目爲無能的就在實際上完全無權。事實告訴我們，所謂主權在民，已完全只是一句空話，而政府有能倒已變成大權在官。國民黨政府有能實行萬惡的官僚統治，人民都無能取消官僚統治；政府有能實行最合理的統制經濟，人民却無能取消統制經濟；政府有能實行大家受害的通貨膨脹，人民却無能取消通貨膨脹；政府有能實行造成農村破產的田賦徵實，人民却無能取消田賦徵實；政府有能實行慘絕人寰的徵兵，抽壯丁，人民却無能取消徵兵，抽壯丁；政府違反民意，有能實行內戰，人民却無能停止內戰；政府違反民意，實行獨裁，人民却無能要求民主，却無能制止獨裁；政府違反民意，有能賣國，不斷以國家主權送予美帝國主義，人民却無能大發疾呼，救國，救國，却無能阻止政府賣國。政府處處是說有能實有權，人民處處是因無權故無能。這種實際政治業已使得我們瞭解權能分開的政治學說乃是異常有害的。

一般人談民主，以爲提出主權在民的口號就夠了，其實，這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加上主權也在民的口號，合併起來。提出權能合一的口號。我們時常提到：人民的力量乃是創造歷史的動力。這是就一切部門而說的，如果就政治部門來講，那人民也是有管理政治乃至創造政治的能力的。這種能力，我們姑稱之爲公民能。人民的公民能，倒彷彿有點像物質的原子能，問題在於能否獲得解放。如果我們從一黨專政個人獨裁的壓迫與束縛之下，把公民能解放出來，中國人民就會表現出驚人的政治上創造的能力，中國的政治，一定會突飛猛進。

民主就是由人民來作主，或者說由人民來主管。這個過程可分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由下而上，第二個階段是由上而下。由下而上，政見層層集中，由上而下，政策層層實現。在這兩個階段中，人民都要有能。今天中國的政治根本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獨裁政治。人民的政見既然不能由下而上，層層集中，政府政策也就沒有可能自上而下層層實現，而且人民也沒有什麼必要的責任，來把一黨專斷個人獨裁的政策，由上而下，層層實現。這樣一來，無論自下而上也好，由上而下也好，都談不到由人民做主。

自上而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知道，一個政府的政策之所以獲得自上而下，層層實現，不儘要依靠政府機構的努力，而且必須依靠全體公民的努力。這就是說，沒有萬能的公民，就沒有萬能的政府。研究政治學的人包括正統派的政治學者在內，都想追求一種最有效率的政府，這是無可非議的事情。我們認爲只有經過萬能公民建立起來的政府，纔是最有效率的政府。按照權能分開學說而建立起來的政府，決不會萬能。

就今天而言，誰最擁護權能分開的學說呢？毫無疑問，那最拿假民主反對真民主的人最擁護這種學說。召開一次包辦的國大，就可以製憲，再召開一次包辦的副大（也許不必召開），就可以行憲。這就算選政於民，這就算完成了主權在民的手續。於是，就可組織無所不爲，無惡不作的高能政府。滿以爲假民主如果成功，真民主就會消滅。其實，這是辦不到的，行不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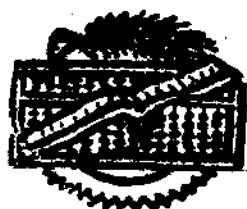
必須指出，由下而上，政見層層集中的時候，固然需要真民主；由上而下，政策層層實現的時候，更需要真民主。假民主的病根在於人民的政見不能層層集中，其致命傷卻在於那種政府的政策無法層層實現。其所以無法實現，係由於全國人民必然反對。到了這個時候，任何剝奪人民主權的反動政府都會發現人民的主能，都會發現人民不是阿斗。

歷史上曾有不少的例子說明人民的主權可以暫時被反動政府剝奪過去，但是，沒有一個例子足以說明人民的主能可以被反動政府消滅。主能是主權的保障。權能分開的學說，等於取消主權的保障，因而也就是一種假民主的學說。爲了實現真民主，我們一定要提出權能合一。



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是什麼？

冰若



提起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就想到那廣闊的「屠場」，屠場的農村和奄奄一息，瀕於破產的城市工商業，爲什麼勝利後的中國會弄得這樣悲慘呢？除了最大的根源——內戰的破壞和毒煙外，國民黨的經濟政策也要負極大責任。國民黨在表面上天天嚷着要經濟建設，扶助工商業，改革土地政策，發展農業等等，但實際上沒有一件事是真正做到的；在紙面上，國民黨有一套漂亮的理論，捐稅已經擴大到這種程度，幾萬個例要開徵了，印花稅連上政府的呈文也要粘貼，最近浙江省直接稅局甚至規定醫生的藥方也要貼印花，恐怕將來大家寫信除了郵票之外，還要納印花稅吧？直接稅的名目更加繁多，除了盈利事業所得稅，薪給報酬所得稅等外，連公司商業僱用職工供給的膳宿稅局也想計算在薪給內徵稅，某報記載這條消息當時所寫的標題是「吃飯睡覺也有稅」，上海市本年秋季房租及市政建設捐的數額更屬驚人，須照二十六年全年的租值一百倍付，例如九江路市銀行大廳租值定二十六年全年租值一五三、一七〇元。秋季房租及市政建設捐就要繳一千五百三十

和計劃，但在事實上，它可以說毫無政策之可言，我們且別談那農村中催急如火的徵實徵糧，水無鑿足的攤派勒索，這些還是地方政治的黑暗，我們還要問：在國民黨中央直接控制下的經濟政策到底怎樣？

一萬七千元。照此類推，不僅一般市民無力負擔，就是工商業及置有房產者也要吃不消啊！

國民黨經濟政策的第二個特點，是官僚壟斷和統制壟斷，試以管理棉紗來說，由王雲五到吳國楨幾次三番的統制辦法改了不知若干花樣，但是弄來弄去，黑市棉紗的價格仍在二百多，配給染織、針織、毛巾、手帕等種製成工業的棉紗，雖然是照配給價格，但支數不合需要，數量也不夠，黑市也難以購得，因此有許多廠家只能停工，而紗廠方面因爲配價的利潤過低，就千方百計的想買黑市，對積極增加生產也不起勁；至於外埠的布廠和用戶，因爲上海棉紗統制政策的變化多端，一會兒禁運，一會兒開放，也弄得受累不淺；一紙禁止紗布南運的命令，使廣州數百家染織廠停頓，十萬工人陷於失業，連香港的棉織品業，亦因中國政府要求港當局禁止出口的關係受到停閉的命運，抗戰勝利後中國紡織界曾經夢想着爭取日本紡織業在南洋的市場，但現在我

們自顧不暇，日本的棉紗却在麥克阿瑟鼓勵下大量輸出了，日本貿易省準備在今年運棉紗五、四七七、六〇〇磅（合一萬三千多件），來香港緬甸及荷屬東印度，聽說香港已到達大批日紗，每件成本只合到法幣八十萬元，這樣下去，我們將來棉紗的輸出已不禁自絕，恐怕不久棉紗的平價工作，也可請日本來擔任了。現在中國工業所僅有的一點精華是紡織工業，如果紡織工業也不能生存下去，那中國的經濟還剩下什麼呢？次於紡織工業的中國第二大工業——麵粉廠，在國民黨不合理的政策下也陷於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困境，上海五家大麵粉廠——福新、阜豐、華豐、裕通、茂新的生產能力每天可出麵粉十四萬袋，戰前它除供給上海之需外，大部份產粉都是運銷全國各地，可是今年春間，因爲上海麵粉漲價，行政院就來一道禁止麵粉出口的命令，但麵粉的原料小麥却不禁止出口，於是上海的粉廠只好代行總商會救濟麥，今年小麥收成雖不錯，上海麵粉廠却因產品

無法行銷外埠，單是上海消耗，每日不過一萬多袋，所以都不願大量生產，眼看新華北華南的粉價昂貴，小麥源頭的流出，麥價高而粉價却有限，於是麵粉廠只好停進原料，減少生產，終於完全停工，到這個時候，行政院再來道禁運小麥出口的命令，可是小麥已大部運出去了。麵粉限價提高後，各廠收購到的小麥達三十萬担，可製粉六十二萬袋，凍結資金達一二〇億元，可是產粉仍是局限上海一市，雖屢次請求准運定額出口。天津等地商會亦來函要求上海市准予出口，可是國民黨當局在一防

止上海物價高漲一的理由下，仍批覆不准。在這種政策下，上海的物價也許可以暫時穩定，但外埠的物價又怎樣呢？麵粉廠因為生產過少更每月開着虧蝕，資金實力日益削弱，國民黨的經濟政策，就是拿工商業來做物價的犧牲品，財政的犧牲品。

所謂國家行局的貸款對工商業也不能盡到它輔導的任務。第一、與官僚政府沒有關係的工商業就不能借到貸款。第二、申請貸款的手續繁重異常，審查的時間非常遲緩，得了貸款到手，需要資金的時候已經過去了，如今年的茶貸，一經再緩，就未能充份發揮其作用。第三、現在國字行局貸款的利息是五分，可是加上其他的運動請客費，酬報費等等，往往要合到

七八分，與市面的利息也相差不多，工商業即使借到了，還是負擔不起。中央銀行自辦的小工商業貸款，辦了二三個月只放出五十多億元，還不及該行每月的開支多。

對於外貨的進口，國民黨現在算是採取許可進口制了，可是在過去十個月中，洋貨的進口已達一萬二千多億元，民族工業被它逼得奄奄一息，爲什麼不開始時就採取許可制呢？現在的進口貿易辦法，因爲一切權力集中於輸入委員會之手，也很容易造成官僚壟斷的局面，官僚資本不僅伸到進口業中來，而且可以全部控制操縱進口貿易了。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官僚資本的發展，已到不可遏制的程度，中國紡織建設公司，中國蠶絲公司是大家都知道，不必再去講它，以煤而論，燃料管理委員會壟斷了一切煤的來源，付給煤礦的價格是每噸四五萬元，加上運費二三萬元，每噸不過七八萬元，但運到上海來就賣十八萬元一噸，因此它在幾個月中盈利三四十億元，後來因爲大家的攻擊把價格減低些，可是現在又大鬧煤荒，官價十四萬元的配煤，黑市面已到三十餘萬元，同時它又不許商人採運，過去煤商的增加拿大等處訂購的洋煤，一到上海，就被煤委會用不敷成本的價格強制收買去了。上海現在工業民生用煤每月

共需五萬噸，而煤委會只配給二萬噸，商人既不能自由採購，供不應求，當然黑市價格就要飛黃騰達；再說上海千多家煤商，除了煤委會的二萬噸配煤外，別無生意可做，粥少僧多，當然要造成囤積抬價的現象。

國民黨現在利用種種機關公司，來操縱一切的工商企業，例如中國石油公司，不設法積極去開油礦，却在上海統制汽油柴油的運銷，台糖公司控制了糖市，中國食油公司，中國植物油料廠在食油方面活動，物資供應局則利用美軍的剩餘物資大做生意，它抬高物價的手段異常巧妙，先放些消息出來，說是什麼什麼東西要以低價價格配售，引得大家熱心動，饑渴欲滴，結果却總是買不到，於是市面價格昂漲，物資供應局再走後門一部份一部份賣出來，既可抬高價格，又不怕沒人買，例如吉普車，軍用羊毛毯，若隱若現忽有忽無，都是玩的這套把戲，這得一般公教人員心癢難熬，那裏知道其中奧妙呢？

現在連善後救濟總署也變成買賣機關了，蔣廷黻任行總署長時，雖然成績並不怎麼好，但總算大家還看得見它的工作活動，各地難民還受到些救濟，但蔣是因爲「不懂做生意」而被宋子文擠掉的，換了這位中國銀行的總稽核黃實樹，可什麼事都受大老闆的指揮吩咐了，現在行總又有大批工業生產器材要賣出來，這些東西聯總運來是救濟我們戰時受破壞損害工業的，但國民黨對民間工業的損害置

之不理，不僅把接收敵偽的工廠賣掉，現在又要把國際救濟我們的生產器材也一律出賣，試問除了官僚資本外，有誰買得起呢？

現在上海的紗廠正患電力不足，因此不能增加生產，但紗廠方面是願意出資購買發電機的，國民黨却不肯供給外匯，美國一雙發電機量達二萬瓩的水上發電船，本來中國是可能買到的，而且這件事在報紙上不知宣傳了幾次，可爲宋了文想貪便宜貨，要求美國賒帳，交涉了半年，結果被美國人自己標買了去，紗廠的希望只可落空，但同時物資供應局却把二千瓩的發電機一部都賣給紡建公司，紡建公司收購棉花，向中央銀行一借就是二百億，民營紗廠却要交先墊資收購了才能做押匯。吳國楨做紡管委會主任委員後又拿出兩件法案來威脅紗廠，一件是停電，一件是不給美棉外匯，如果紗廠不遵守國民黨的統制政策，他就可用這兩件法案隨時制紗廠於死地。

總結起來說，國民黨的經濟政策是口是心非，言行不符，只顧財政的目的，不顧國民經濟的死活，祇知壓價平價，而不能切實的幫助工商業解決困難，剝削和摧殘民間經濟把一切財富和權能集中到官僚的統制下面，其結果就是工商業的日益萎縮破產，只剩下官僚資本和買辦資本的天下，在國民黨統治下的經濟，我們只看得

國民黨統治區中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

千藝

上月廿九日，全上海的攤販爲了維持生活，在飢寒交迫中向黃浦區的警察分局請願，要求釋放被捕小販，發還沒收商品，給他們最低限度的求生自由。然而就在這樣極其簡單的請求下，手無寸鐵的小販們卻遭過了統治者的鎗殺。國民黨當局把人民要求吃飯的呼聲，稱之謂「暴動」，把那些即將餓死的飢民稱之謂「陰謀份子」。但是，事實是永遠遮蓋不掉的，跟隨內戰擴大而日益嚴重的社會危機，正像排山到海而來，這些危機的來因是極其簡單的：國民黨當局爲了支持與擴大內戰，不斷把一切權利送給美帝國主義，美貨泛泛侵入，民族工業完全倒閉。失業人數增多，人民購買力衰弱，影響一切商業。加以捐稅苛重，徵兵徵糧，人民生活全陷於飢寒交迫之下。這些危機尤其表現在全國失業人數的統計上，僅平、津、滬三城市的失業者在二百六十萬以上。據平滬等地報載：北平警察局八月份統計，全市人口一百六十八萬人，失業及無業者達七十九萬八千人，僑佔總人口的半數，南京官方十月份統計，全市失業人數達二十萬人，僑佔總人口六十餘萬的百分之二十五，無業人數尚不在內。上海，據警察局九月份統計，全市失業人數二十五萬人，無業者達一百三十五萬三千人，僑佔總人口三百九十六萬餘人的百分之四十一。此外，重慶在七月份有人估計，全市人口近百萬，失業人數近十萬，且月有增加，九月份向職業介紹所請求登記的爲二千五百人，較八月增加一倍以上。在成都，僅推煙工人及其家屬失業即達十萬。福州全市三十一萬四千餘人，失業者五萬四千餘人，約每五人中有一人失業。其他如青島濟南等地，失業人數，也

在其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這是根據八、九兩月份的統計，而自十月以來，失業人數又再度增加，在上海、北平、有不少因爲警管區和抽丁關係而慌報職業的失業者，亦不在少數。「只要吃飯，不求工錢」幾乎成爲每一個人求生的哀號。在這些情形下面，社會慘劇連續不斷發生，每天翻開報紙，滿目淒涼。八月份以來，僅上海自殺案件超過五十餘起，這當中十分之九是爲的生活無法解決而自尋死亡，失業泥水匠李源源，因妻子小產，無錢求醫，且生活無法維持，抱了他四歲幼兒投黃浦江自殺，另一工人陳根法，一家四口，貧病交迫乃將親生子女活活理死。南京金大史地系教授陳祖權，失業流落上海，於上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浦東凌家橋渡口投入黃浦江。……：廣大大實民已面臨死亡邊緣。上海一地僅以私娼來說，十一月份增加的數目超過以前兩月，國民黨當局會用拘捕的方法企圖撲滅，然而收效極微，大部分私娼曾被拘五次，（每次拘禁一星期以上）放出來後，仍冒險危險藉此謀生，因爲在目前實在無法可想，捨此則只有餓死。其次，再以本年度第一次寒流襲來，街頭凍斃者竟達五百四十五人來看，（超過往年達七倍以上）。足以說明人民的窮困已達到極點。

除廣大的失業隊伍以外，在業者也類于危境。大部商店工廠因年關將近，一方面迫於美貨傾軋，無法與之競爭，一方面則感受捐稅之威脅，都在準備結束和裁員，各商店職員預感失業之來臨，惶惶不可終日。其他拿官辦的教育事業來講，上海市立國民學校已有三月未發薪水，教員得腹從教，四川全省中小學教師爲了要求吃飽而絕食罷課，青海大哭。失業人民，處此殘冬，衣單肚餓，被迫進行搶劫的也日漸增多。上月份全市的盜案迭有增加，考其行劫原因，則大都是由於生活無法維持。同時，沿江各地的抽丁徵糧也逼使農民棄田向都市逃亡。華南人民則紛紛逃往海外，從潮汕去暹羅的輪船，因乘客太多屢遭沉沒，死傷近數千人。上海自九月份以來小販人數驟增，一部來源爲遣散之工廠工人與商店職員。一部分則爲四鄉逃避兵役來滬營生者。總計近三萬餘人，（而直接間接依靠其生活的，則走過十餘萬人）。國民黨當局繼而派兵包圍車夫後，繼續向攤販進攻，勒令搬出黃浦老兩區，而道二區的販攤，據統計，佔全市人口的十分之六強。國民黨當局不顧人民生計，決定採取拘捕高壓政策，迫使人民爲自己的生命而鬥爭。我們還記得九月間杭市貧民會因飢餓而沿街搶劫米店，這些都是死里求生的辦法。國民黨當局抹殺目前社會經濟的危機而轉要飯吃的貧民謂「暴徒」，這種昏憤欺大的宣傳，實令人啼笑皆非。

由於國民黨當局堅持內戰，實行抽丁，勒捐，和美國商品大量侵入，在今後的數月中，將迫使現有的工廠、商店、公司、大量倒閉，人民生活將日感困難。國民黨反動派在戰爭的瘋狂狀態下將不顧一切剝削人民，造成全國性的失業、大飢餓。人民在這樣的情形下，只有被迫反抗一途。三個月以來，皖、川、貴、黔、粵各省民變紛紛的原因也在此。這種反抗、反抽丁、求生存的人民怒潮將由鄉村進到城市，由邊疆擴大到東海，反動派奸細份子們將在人民保衛生命的大抗爭中滅亡！

上海灘販水生的爭鬥

「行裏去！」

幾天以前，一個下着細雨的晚上，在金陵東路和天主堂街的轉角處，我看到了一個鬚髮已經斑白的老人，守住了一籃橘柑在叫賣着：

「二百元錢一籃，花旗蜜橘味。」

聲音是微弱而又顫抖的，他那一身褪了色的藍布夾衣，在寒風裏顯得更加單薄了，踏燈的光照出他的臉是菜色的，飢餓的眼光不時向四周瞥視，像在哀求每一個過路人「買一雙吧！」當他正在接待一個穿中山裝的「主顧」時，灰色的警車開來了。他來不及逃遁，就被一雙粗壯的手抓住了衣領，那位魁梧的警察，有如老鷹抓小雞的把他捉起來，粗厲的斥罵着：

「媽的，行裏去！」

他那籃橘柑，也由那位穿中山裝「主顧」端上了警車。

這是一幕串演好了的悲劇。我親眼看到了那個瘦弱的橘柑販子哭了，他定定的望着裝上警車去的一籃橘柑突的跑到雨水淋漓了的行人道上哀懇着：

「先，老爺，放我一條老命吧！」

「滾你媽的，走！」

老人的屁股上着了一鞭子，兩個警察攔腰一掣，就被拉上了黑灰色的警車。車廂裏，我看到早已關起好幾個小販了，其中有個十三四歲的小女孩子，正用她小手掌擦着眼睛。

警車開走了，留下了那個賣橘柑的老人的呼叫聲，是那末慘楚！

苦命人的話

在那個老人被捕後的第三天下午，那是中華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卅日。我得到了攤販窮困的消息，就奔向黃浦分局去，廣場上已經聚集了好幾千人，裏面大多是婦女和小孩，我聽到了一片喊叫聲。

「放出人來呀！」

「憑什麼不叫我們吃飯，做小生意！」

我走近去，在靠近東南角的一堆人羣裏，忽然見到了那個賣橘柑的老人，他正在陳述着艱辛的生活：

「關了三三天，飯廳每天只有黃糙米飯二小碗，有個太肚子的娘兒，餓得直是站不起，沒收去的麵包，他們轉過手來就賣一千元……水門汀的軍房冷死人，家裏的寒衣卻不叫送進去……」

「人都放出了嗎？」

「唉，就是沒得呀！」

另外一個較比年輕的銅筆小販也雜進來說：

「咱借了一百萬印子錢擺個小攤子，每天四分子利，抓去關了四天，貨物還得扣兩個月，你們評評理看這個日子怎過法？」

每一堆人羣裏，都有苦命的人在訴說着他們的遭遇。突然一片尖利的喊聲，人羣騷動了。

衝出了吉普車

從黃浦分局的大門裏，沖出了幾輛輕便的吉普車，真是輕便呵，朝着人羣開過來了，車子的後面，是手持着木棍的警察，手裏得高高的，劈下來，厲聲的吆喝着：「走走，散開！」但也有些警察，用軟聲勸導着：「咱們也沒法，這是上級的命令！」

人羣亂了，被壓迫着向後退去。但這些掙扎在飢餓線上的攤販和家屬，卻沒有一個離開的，他們中有的還沒見到被捕了的親人，有的是要求做官的發還他們借高利貸批來的財物。當吉普車剛開過去，這些被壓迫的人們又復圍着棍打腳踢向黃浦分局門口湧過去了。

這樣波浪式的後退又前進，差不多有半個鐘頭。遠遠的響起了救火車的聲音，那緊急的鐘聲，預示着有一個新的事變要發生了。

水龍噴開了。

「一二九」時宋哲元用過的手段，在「民主」國大的開會期間，我竟有親眼看到了。那個賣糖柑的老人，那個被沒收了鋼筆的小販，那些饑黃臉色的婦女和小孩，……甚至連開過的電車裏的無辜乘客，都在寒冷的十一月尾，嚐到了水龍的噴射。這是國民黨政府的恩賜。每一個在場的人，都像落湯雞似的被沖得濕透了。但是冷水澆不熄心頭的熱血呀，我更看見了那些攤販，那些被迫到死亡的邊緣上的人，瘋似的向水龍衝過去了，他們奪取了水龍，於是冰冷的水，轉向那些手持木棍的人。有個老太婆，她狠狠的自磨着：

「你們也嚐嚐這個味道吧！」

「我們要活命！」

正在爭奪水龍的慌亂中，槍聲響了，我作過幾年戰地記者，聽得出那是從警局方向放射出來的空槍，但緊接着，已夾雜有實彈槍聲了。人羣潮樣的奔向四周的屋簷下吶叫和哭喊，一個小女孩跌倒了，後面的人壓在她的身上。我已看不清有沒有受傷的，只見警察局裏，衝出了頭戴鋼盔，身穿保險甲的「衛士」們，他們找到了一「藉口」，沖進了警局對面的一個商棧據說是去搜捕放槍的人。金陵路兩端，也開到了大批騎巡隊，馬槍平端在手裏，向奔跑着的人羣沖過去，被沖的攤販們，閃到兩邊，伸出了手，吶叫着：

「我們要活命！」

每個人的眼睛，都閃射着一種憤怒的光，我身旁的一個外國同業，攝下了這個鏡頭，當我再向警局方向望時，警察在捕人了。有三個年輕的市民被拉上了廿級的石階，每一個被捕者都有五六個警察對付着打着耳光，按着腳踢，其中有一個已被打得跌倒了五次，臉臉跌跌的像已站不住，他的後面，有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却在拚命的喊叫着：

「弟弟，弟弟，……他是犯了啥子罪呀！」

她是急瘋了呀，奔上前去，却被擋了回來，眼看着自己的弟弟被打着抓進去了。

火燒高生大

天黑了，還下起雨來，金陵路中正東路的交通已斷絕，商店也紛紛上起牌門，電車停在路當中，空空的連司機和賣票員都不知那裏去了。路的兩邊，密佈着警察。數千個攤販和家屬沒有散，被壓迫着化整為零的向西走去，在他們後面，槍聲還在稀疏的響着，有些人怕吃流彈擠進了兩旁還沒關上門的店舖；在福建路口，高生大紙號也有幾個人想逃進去。不意由樓上瀉下了一壺又一壺的開水，好幾個人被燙傷了，被迫得無路可走的攤販們憤怒了，他們發狂似的冲向高生大，他們抓起了店裏的紙片往外擲，不知是那個劃起了洋火，熊熊的火光，在黑暗的馬路中燃起了。高生大的生財和傢俱，一件又一件的丟火裏去。細雨是澆不熄狂燥的火堆的，攤販們的憤怒在這裏發洩了，他們用約着「只准燒不准拿！」在火堆的四圍，現在又圍起了一層層的人。有的拍着手，有的在議論着：「自作自受！誰叫他燙開水！」有兩個警察看着密密層層的人，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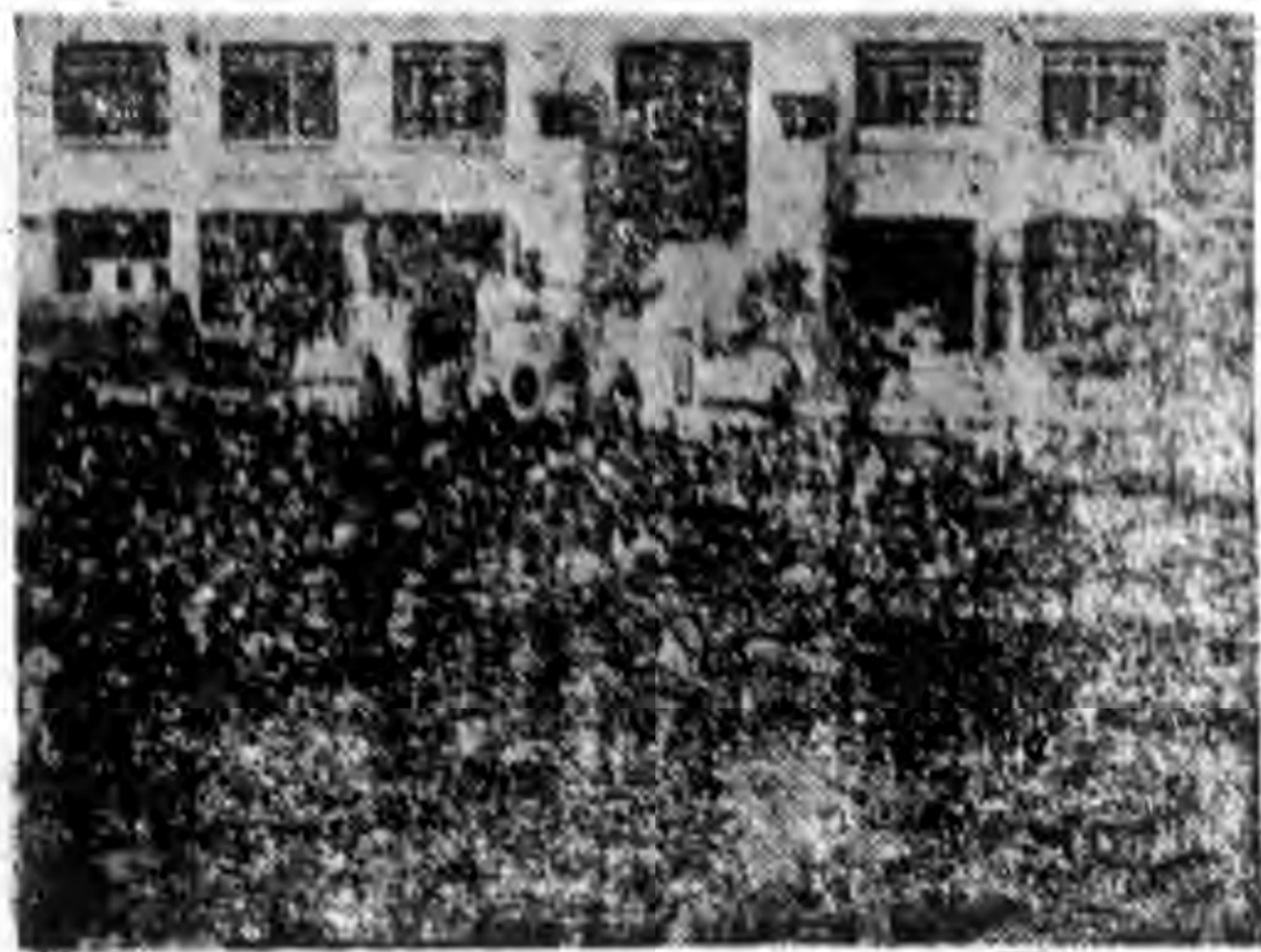
繞開了，我聽得他們在說：「沒有命令，誰敢噲事。」火由一堆變成了兩堆，三堆。……救火車來了，但被人羣夾閉着。有人在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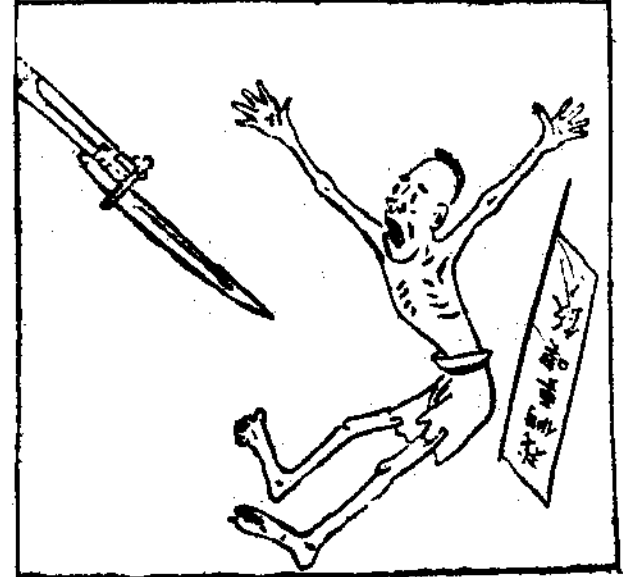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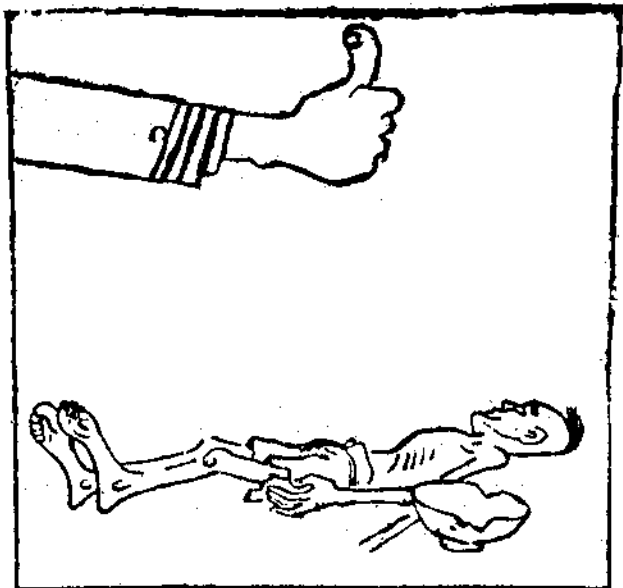
「回去吧，燒完了就不燒囉！」

這時，馬蹄聲響起了，還有幾聲朝天槍，人羣又開始混亂了，看熱鬧的趕緊散去，攤販們，又成羣結隊的向西廩路方向走去。

「幫幫窮人忙吧！」

當我剛發好電報，聽說四大公司被打了，我趕緊叫了一輛三輪車趕去，在大世界附近，車子就被





個個手持竹桿的攤販攔住了，他們過意不去的對我說：

「先生，幫幫窮人忙吧！」
我理解他們所要求的，我跳下車來，一路上，商店都已經收市，在有些店門口，還貼上了「自動打烊」的紙條子。交通已經完全阻塞了，神女們却爲了生活拉客，馬路當中，有幾輛小汽車停在那裏，玻璃已被擊碎，我們從人堆裏，擠向北去，我看到大新公司的大廈都已經粉碎了。在幾個大公司四周，現在已站滿了警察，但是在附近的暗巷裏面，攤販們却依然是三五成堆的在竊議着，一直到深夜，他們仍在雨裏面躲着沒有散去，我聽到了一句話：

「不讓我們吃飯，不給他們屙尿！」

是的，當一個人被追得只有選擇死的方法而沒有第三條路時，誰都會這樣發瘋似的拚命的。

「真像日本人！」

第二天，法商電單只通到呂班路，有一個西區的市民在問賣票員：

「啥事體？」
「要吃飯。」

這問答于我的印象深極了。整個上午，我差不多走遍了黃浦。老開兩個區，每條街上都擠滿了人，大小商店都關上了門，十字路口的紅綠燈沒人在管了，交通秩序亂得一塌糊塗。事件中心的黃浦區，却充斥着執上了刺刀的步槍的警察。紅色的警車，灰色的小炮車飛馳着。福建路到河南路，民國路到中正東路這一塊地區，現在已經宣佈戒嚴，我突過了警戒線，一個人在空曠的黃浦分局門前走

過，見到有兩輛電車停在門口，八挺日本機關槍，朝廣場圍準着。在金陵路東角上，站着五六個警察，他們的刺刀準對着圍成一線的人羣，拐角上一家商號裏，大概有人在窺視吧，這惹怒了門口的警察，他就用雪亮的刺刀，向那個店鋪的門板連扎了幾刺刀，嘴裏還在念念的怒罵着：

「你看，你看？媽的，刺死你！」

好厲害的警棍呵。但相距不遠的羣衆卻仍然圍着站在那裏，沒有一個人的臉上表露了一絲恐懼，有幾個小孩子，還對着風風十足的警察在狂跳狂叫。當我離開這個戒嚴區時，我聽到有人在這樣說：

「真有點像日本人來上海時一個樣了！」

等着瞧吧

晚上，街頭貼出了總司令的佈告，一派的一副暴政。槍殺不貸。收音機裏，播出了吳市長的氣急敗壞的聲音，顯然沒有當官傳部長時的好聽了。我聽到他好幾次用了一除漢份子一這個名詞。是的，有一「担戴」的市長是下過「取締攤販」的命令，二天來，警察們爲了執行這命令有數個人流了血，一二百個人被捕，當過官傳部長的市長不叫賣「陰謀分子」，又怎能下場呢？但是我，一個職業的新聞記者，却在這次事件裏，看出了上海的民氣，一年多「勝利」所造成的怨氣，是那樣的深沉呵！正如中共發言人陳康氏所說的，給仇民戴「紅帽子」，是解決不了千萬市民的生活的。

風暴，像似過去了，經過流血的攤販們又贏得了權利的權利，至少在黃浦老開這兩個地區，暫時我又見到了他們在叫賣。有個警察會這樣對攤販說

「只要上級答應，你們儘管擺吧！」
上級下一步將是什麼呢？等着瞧吧。（林行）



國民黨軍進攻

延安的陰謀

李英聲

——西安通訊——

國民黨軍準備進攻延安的陰謀，自經中共揭發後，最近才在報章上喧騰起來，但在最近延安的西安古城內的人民，在好以前就已看出國民黨準備進攻陝北解放區的若干徵兆，以及某種措置和安排了。

這不是一件偶發的事件，這是國民黨反動派有計劃有組織的進行和擴大全面內戰的決定步驟之一。南京國民黨發言人宣傳的種種理由和說法，不論如何東拉西扯，如何巧妙圓轉，實際上都是煙幕，掩飾和無恥的說謊而已。

現在，筆者站在反對內戰要求和人民主統一的人民立場上，願意從在西安所聞見的種種事實為根據，來暴露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進攻延安的這一計劃的處心積慮的陰謀。

在西安只聽見一片打的聲音，只聽見要求剿共滅共的聲音，和發動內

戰破壞邊區的聲音，西安國民黨中無黨派軍三方面的人士，只說非打不可，只在暗暗的籌備佈置軍事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和輿論上的以及特務工作上的種種準備行動。

同時，國民黨又利用西安報紙（他們自稱是人民的喉舌，最民主和最民主的戰士），更公開反對協商，反對談判，當政協圓滿結束時，他們更格外攻擊得惡毒和凶狠，當和平似乎稍有保障，他們尤其失去了人性似的叫罵反對，他們說主張和平就是國家民族的罪人（因為這是縱容中共），他們說反對內戰就是反民主反和平的幫兇（因為剿共內戰就是爭取民主與和平的另一次國民革命），他們甚至攻擊國民政府與共黨談判，等於和盜匪談判一樣不僅有失身份，而且有虧職守，他們痛斥周恩來將軍不是代表，而是奸細。他們大呼「中國的事

情，非大砍大殺一陣不能解決，非實砍實殺一番，不能統一」。西安的國民黨反動派和奸細份子（其實僅西安而已），簡直連一些人性都沒有。

當中原共軍李先念將軍部隊突破重圍，發展到秦嶺山區的時候，西安軍政當局一面在西安週圍及城內，施行緊急戒嚴和殘酷的特務恐怖，一面即極力造謠宣傳，誣蔑延安已經正式宣佈：陝北共軍將與陝南李先念都夾攻關中地區，奪取西安，同時又一再宣傳延安已經派出大批關中籍男女間諜及軍隊工作人員，展開回籍運動，各人找尋各種社會關係，混進西安等地的機關，特別是軍隊中來活動，進行情報破壞煽動與兵變的工作，以配合延安的武裝進攻，奪取關中，赤化陝西全省。

西安省主席祝紹周氏，更在省府紀念週上公開發表惡毒無恥的宣傳謠言，說「共黨要暴動」，派了大批「間諜」來到西安，並請諜情各機關和全體職員，一概不准招留生客在家住宿，尤其不准留在新城及其他機關宿舍內居住，即使是自己的家人親戚等等，均須拒絕。以免奸匪混入，乘機暴動或放火搗亂，關於以前曾經留居西安後來他出現又重行回來的任何個人，更應特別注意，嚴加防範。試想以堂堂省主席的地位，并在週紀週上特別提出此事，其情形之嚴重可想而知，這是國民黨反動派陰謀佈置進

攻延安的心理戰爭之一。

另一方面，他們更在口頭上和報紙上，極力散佈種種離奇無恥的消息，不是說陝北共軍屯糧徵兵，積極備戰，便是說邊境「共匪」，時常出擾，攻佔某處，并有進攻某地的企圖。他們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和神經上，以及在輿論上，極力造成進攻延安的準備工作，欺騙人民，朦朧人民。在九月下旬舉行的官辦陝西人民省參議會上，他們更正式提出了收復陝北，驅逐共軍的決議以及提交政府的通電，他們要求南京國民政府和西安軍政當局，負責剿匪，實行討伐收復陝北，驅逐共軍。

到了十月初旬，他們更正式提出了露骨的口號和標語。他們以陝西省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簡稱陝保政治部）的名義，製成了四種標語，現在照實錄記於下：（一）建國必先統一，統一必先剿匪；（二）打倒毛澤東，消滅共產黨；（三）共產黨是製造內亂的罪魁禍首；（四）朱毛不死，大亂不止。

目前國民黨軍隊調動的頻繁，軍運的忙碌和緊張，強迫成立西安城縣自衛隊雷厲風行的征糧征兵，更殘忍和恐怖地執行特務統治，以及空軍強佔城內鬧市中心的西北大旅社，開闢第三區空軍司令部等等的措置和舉動，這些使西安人民感覺到國民黨當局，很快要有一個新的軍事行動了。



扛着人民的大旗向前

送陶行知先生安葬

田楓

聲音虔誠地敬禮，接着是孝子（陶曉光、陶誠）的問禮。
一羣新聞記者走在頂前面，下關慘案的新民報受難記者浦熙修也來了。

陰雲的天。——是聯大四烈士的殉難日子，也是人民導師安葬的日子。

我們四點半起來，走到和平門車站，整個的石頭城還在酣睡着。天，微微地亮了，這才知道時候還早，沒有人，只有一位「招待員」在佈置簽到的桌子。

一會，火車來了，招待員要我們幫忙，負責發給簽到者每人一個「陶行知先生公葬典禮紀念」的簽字。

站上，有了少許的騷動，陶先生的靈柩抬到月台上來了。我們「光榮地」做了第一個簽到者，接着恭送靈柩的上海來的人都簽到了，陳鶴琴，李士劍……

團體代表有社會大學校友會，山海工學團，武訓補習學校，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育才校友會，余兒崗小學，生活教育社，曉莊師範校友會，民主憲政促進會，中國民主同盟，安徽中學，金大，中大……等五十多單位；許多農民，工人，學生，公務員，教師，榮軍，現役軍人，士紳，婦女，記者及作家，都帶着沉痛的心情跑來了——只有這個場合才最悲壯，也只有這個場合才會叫反動派胆寒！

紅布包着的靈柩停在站外的空地上，上面覆有藍綢白字的「人民導師」，陶先生的遺像放在前面，靈柩旁邊有輓聯，花圈等等……大家圍在這裏看守着，默默地，每個人都做着痛苦的回憶……

一輛汽車，送來沈衡老，羅隆基，張申府，董必武，梅益，葛伯賢諸先生，許多人都回到簽到處來了；我的眼睛發亮，興奮地拿了簽字給他們，董老先生送了一副輓詞，後來就放在靈柩前頭。

八點半，行列開始了，陶先生的學生拿着輓聯和花圈走在前頭，其餘送葬的人走在後面。天，在苦着臉，差點要落下淚來，地是泥濘的，好像不堪其苦地在背負着這悲哀的行列。八華里的路程，經過了幾個小鎮，也就碰到了二十幾個路祭；小方桌上，放着一對蠟燭，幾盤果子，祭者有男人，也有老太婆，淚水汪汪地隨着「一鞠躬，再鞠躬……」的

羅隆基先生走在行列之外，一會同聯合晚報的記者閒談，一會靜靜地看路祭者的敬禮，一會又走到農民的家裏，同那個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談話，他右手插在棉袍口袋裏，左手插在西裝褲口袋裏，顯得非常隨便和親切——一位民主戰士到底和官僚不同。他成了許多青年注意的對象，紛紛相互打聽，誰是羅隆基？沈衡老，董必武諸先生在行列裏走着，高邁的年齡，對這漫長的步行，一些也不覺倦，梅益跟在後面，張西曼先生不住地落淚，從車站開始他就淚水滿眶了……

十一點半了，我們在余兒崗小學休息了一會，參觀了陶先生的生平生活相片。余兒崗小學只是幾幢茅屋而已，這還是勝利後的成績。裏面佈置簡單，門旁有新華日報上海辦事處同人敬輓的輓聯：為大眾服務鞠躬盡瘁死後已，作民主先鋒一息尚存未少休。

勞山，靜靜地躺在公路旁邊，用着熱情而秀麗的姿態在迎接她的主人歸來，好像在說：「安息吧！先生」。可是沒有人敢相信陶先生是死了，行列走在山道上，大家默念着陶先生的遺教：「我提議：為民主死了一個，就要加緊號召一萬個來頂替」，「為做大事而生，做大事而死」，「大學之道在明「民」德」，「處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我們至少走兩步退一步，向着創造之路邁進」，「鐵刀到處無荆棘，鋤頭底下有自由」，好像這是一個民主鬥爭的行列在響應陶先生的號召。

墓穴前面，有一個「愛滿天下」的牌坊是陶先生的手筆，牌坊下面是一副美術協會敬贈的大畫相，從山下就能見到，令人生出無限的敬意，畫相前面有祭壇，畫相兩旁滿掛着輓聯。

多少年青的孩子利用這一瞬的時間請沈衡老，董必武，梅益，張申府，葛伯賢，曹靖華，張西曼，羅隆基諸先生簽名，個個滿意地捧着本子在來回跑。

「公葬典禮開始！」全體肅靜起來，這時候，「西風淒淒，大地在嘆息……。」

由沈老主祭，他臉色嚴肅，默而不音，在獻香獻果。然後就開始宣讀祭文，先後有七處之多，讀者聲淚俱下，羣衆相繼歎泣，哭聲之哀，震天動地。繼由蔣伯贊主禮致詞，他說：「陶先生有爲人民服務的儒家風度，有愛憎分明的墨家精神，有勤人反抗的積極性的耶穌的博愛，又有科學的法家態度，所以他是自古以來的哲人的合體。」安徽中學校長姚其彩先生是陶先生的知交，不但是小學，中學，大學的同學，也是共同從事人民教育的同志，他敘述陶先生的生平，淚水流了滿面，羣衆的情緒被他一字一句地在牽動着：「陶先生創辦小曉莊的時候，只有幾頂小蓋子，後來一點一滴地辛苦奮鬥才完成這偉大的學府阿！」他說：「後來曉莊被封，政府把我們師生都捉去了，問我要陶行知，我白白地被押了五十七天犧牲了五十七天的光陰，我親眼看到我們的師生被槍斃了十五個！」羣衆憤恨了，個個咬牙切齒，在牢記着這些反動派的血債！他談到陶先生的教學精神說：「有一次我拿着生物書來教生物，陶先生說不要書要隨時隨地教育，我莫明其妙，他說：帶學生到山上來，隨時指點各種生物來講解，比書本上的死學問好。我這才明白。有一天，我們在山上看見一條蛇，大家不曉得該怎麼辦，陶先生說：你教生物連這個都不知道。後來就到城裏找一個賣蛇胆的老頭子來教我們，這樣大家都向老頭子學習起來。」又說到陶先生的捨己精神，他說：「陶先生的千字課在商務出版，版稅有一萬多塊錢，是商務交我轉的，這時候，陶先生的家裏非常之窮，可是他仍舊不肯用版稅來養家，反而全權捐給曉莊，當時陶先生的妹妹說：能不能拿四分之一來給家裏用呢？陶先生大聲說：妹妹呵！你沒有這四分之一的家庭觀念就好了！結果全權給了曉莊造屋造路。」羅際基先生被請上台，他說：「本來不預備說話，所以也沒有話說，不過對我們民主同盟中央執行委員陶先生的敬佩是無法形容的，我看到他的「鐵刀到處無荆棘，鋤頭底下有自由」這兩句話，以及剛才看到許多農民的路祭及現在羣衆的哭泣，我以為陶先生與人民的結合是最最徹底的，只有鐵刀到處無荆棘，也只有鋤頭底下才有自由。」他說：「有人拿陶先生和孔夫子來比，我以為孔夫子是代表統治階級的，他的著作全在教人民如何服從官僚，或是教官僚如何剝削人民，而陶先生的遺教却是教人民如何爭取民主，如何反抗統治的，有人說孔夫子的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可是陶先生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是他的論語，陶先生與孔夫子最大的分歧就在前者前進而後者後退，今

天的時代，正是陶先生與孔夫子教育的鬥爭時代。」羣衆鼓掌了。最後羅先生說：「曉莊這個地名，我以為很有意義，這個曉字本來有知識的寓意，也有天亮的意思的，所以我以為陶先生實在並沒有死，他的精神永遠活在我們千萬萬人們的心裏，他葬在曉莊是很有意義的，曉莊就是天亮的象徵，這時候，我們不用哭，因為無論多偉大的人都得死的，假如我們把陶先生的精神發揚廣大，遍於全世界，那麼曉莊就是發光體，而陶先生正是這個光亮的起點。」羣衆在激動地鼓掌，悲哀的情緒，稍稍地緩和了。接着上海來的榮軍代表講述陶先生在後方對他的幫助，因為他在開飯館，沒有麵粉，陶先生熱心地代他領來了，直到事後，他才知道幫他領麵粉的人就是陶先生。說得非常感動。他的結論是希望大家能夠把陶先生的事業繼承起來。最後育才學校的一位女學生帶着滿臉的淚痕走到祭壇面前，她說她只想哭，於是她嗚咽了，羣衆也嗚咽了。她說她伴着陶先生在火車裏的時候就要哭，她背着花園走在行列裏的時候也要哭，後來，她說：「我不哭了，我被農民們的那麼感人的路祭感動得忘了再哭，我走到農民家中，問老太太們：你們知道陶先生嗎？老太太們說：『怎麼不知道，這麼偉大的人！』可是現在陶先生死了，在李陶二先生之後死了，雖然他是由於腦充血，可是爲什麼會得腦充血的？又爲什麼在李陶之後得腦充血的呢？」她哭得說不出了，羣衆中響起一片哭泣聲，她又繼續道：「育才學校是陶先生最後的孩子，也是最後的孩子，現在育才的同學都分散在各地，不能再聚在一齊，他們不流不離失所，不得不沉默在這令人憤怒的地方，我是戲劇學校的學生，我常常想，爲什麼不把這樣完美的學校改爲育才呢！」悽愴的哭聲，震憾了大地，再也說不下去了，蔣伯贊主席把他扶下來，到了墓穴旁邊，又激起一羣女孩子的哭泣。末由陶公子曉光代表家屬向大家來致謝，並希望大家共同完成陶先生的遺志。於是，開始安葬。

陶夫人悲痛欲絕，瘦子的身體，是受不了這樣的傷痛的，大家攙扶着她。主席團圍住墓穴，手捧著「人民導師」的靈柩，蓋在靈柩上面，每人投了一些黃土，簡單隆重地完成了葬禮。陶夫人更悲慟地哭了，再度地激起羣衆的哀感；羅際基先生感嘆着：「一位好太太！」

每個人，每個陶先生的學生、同志、友人，和不知名的崇拜者，黯然地走下山來，他們默念着陶先生的話：「爲民主死了一個，就參加緊號召一萬個來頂替！」

天，還是一樣的陰霾，人們離別了曉莊，把陶先生的精神帶到每個角落裏去。

解放區婦女們的翻身運動

第五節 生產就業

從前婦女是被剝奪掉生產權利的，更談不上平等享受生產的成果，體足和社會上對於婦女勞動的嘲笑，將她們緊緊關在家庭的繁瑣操作裏，這種操作是極容易使人腦筋遲鈍性情偏狹的，那時候，在廣大農村裏的婦女實在被窮苦逼得無路可走，需要參加生產時，也得躲躲閃閃，害怕別人笑話，曾察冀的勞動女英雄韓鳳玲回憶她從前爲飢寒所迫必須到田地裏去做工時，總是先穿一套整齊點的衣服，裝着去探視，到地裏後再脫下乾淨衣服，穿上破爛褂子，有人路過時，還得掩護起來怕過路人笑話。但如今韓鳳玲在民主政府鼓勵婦女參加生產下，不僅因爲勤儉而生活富裕起來，而且被選爲女英雄，做了婦女大衆的模範，婦女們下地生產不再躲躲閃閃地了，她們在經濟戰線上，獲得了充分表現和發展才能的機會。解放區的生產運動——它的目的在支持長期的抗戰需要，粉碎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經濟封鎖，克服災荒並發展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也因此增加了大批的生力軍。

這批生力軍保證了更多的人力奔赴前線，增加了各種經濟活動中的勞動力，並且刺激了男子的生產，譬如延安楊家灣婦女就組織了除草隊，割麥隊以代替出征前線的男子勞動，安塞縣的婦女勞動互助隊編至二百多隊，因而抽出一部份男子去販運食鹽，在晉察冀婦女普遍組成開荒團，修葺團，代耕團，青壯年婦女下地生產，老年婦女在家看管孩子，婦女的競爭心強，往往和男子發動競賽，深源行唐許多婦女更在月光底下墾荒，早晚都可以聽到：『開荒，開荒，前方的戰士要軍糧！』的歌聲在把沙堆變成稻田的整灘勞動中，唐縣的婦女會組織起赤腳隊，銼沙子，抬石頭和男子一樣勞動，休息時便唱歌說報，沒有一個人表現了疲倦，因而僅在一九四〇年冀西二十縣中婦女開荒修葺即達一九五四八畝之多，耕熟地六六〇七畝，開了八十四道渠，修堤三一三道，並給抗屬代耕一九八八五畝，這大大刺激了男人的生產。

像這樣，婦女大衆在農業生產中的活躍，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她們同時更是解放區手工業的主力軍，在敵人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封鎖下，解放區數百萬軍隊和廣大人民的衣著布匹的供應，曾是一大問題，解放區所在地雖然有些地區出產棉花，過去亦曾存在過土布紡織業，但在戰前布帛銷的打擊下已經落後，加以戰爭的摧殘，更已破壞殆盡。爲了應付國民黨反動派的封鎖，民主政府訂出土布自給的政策，普遍推行手工業紡織運動。這其中，婦女是勞動的主要源泉，婦聯會協助民主政府採取了適應農村環境和敵後游擊戰爭條件的，分散經營，集中領導的，大量發展家庭手工業的方法，把廣大農村婦女都組織到手工業戰線上來，解決了軍民穿衣的需要。譬如晉察冀平谷縣一個叫買各院的村莊，日軍據點僅值二里，但在軍保隊民兵嚴密站崗和民主政府貸款，供給工具原料以及組織合作社的推動下，全村三百一十五個婦女都在家裏進行紡紗織布，織綢緞，打軍用繩的生產，並將親手紡成的錢，布，做成衣服，軍隊則報償以豐富的工資，像這樣紡織的發展是極其迅速的，山東魯中分區一地，從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紡車便增加了廿四倍，織布機增加了廿三倍，軍家所集紡織股金增加了三十倍左右，到一九四五年據不完全統計，晉察冀兩個解放區的布疋便已完全自給，山東不僅自給，還可以輸出，即使不產棉花的陝甘寧解放區，也在推行植棉紡織的政策下，解決了軍民需布約三分之一。

婦女參加生產大大協助了解放區軍民克服天災的鬥爭，譬如在晉察冀魯豫太行分區連續不斷遭過水、旱、蝗災的兩年中，由於民主政府推行『以工代賑，生產救災』的積極政策，組織了十五萬紡織隊，

信箱

「暗殺」和「暴動」，對嗎？

舉一先生：

來信充滿着熱情，對於目前法西斯統治表示深惡痛絕，對於沉悶的生活感覺不能忍耐：「長夜漫漫何時旦？」道出了你內心的苦悶，因而你主張要用「擒賊先擒王」的辦法，「拚幾條命去把那些忘八蛋頭子幹掉幾個」，「同時還在四面八方都把農民，工人，學生，商人發動起來，拿起武器來和他們幹」，「好讓這個法西斯的統治早日垮台」，我們得到了另外幾位讀者的來信，他們也提出了和你這同樣的主張。我們很能了解你的心情，一個富於正義感的青年被現實黑暗激怒了時所常難免要發生的心理。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可以不用半顆子彈，就能達到「擒賊先擒王」的目的，而且不僅「大王」就擒，連像點樣的「頭目」們也都以「一網打盡」。可是共產黨人並沒有這樣幹，反而「縱虎歸山」。當然，那樣做是為了要爭取全民族的團結抗日；但從這件事也可以明白，共產黨人並不太重視幾個政敵的首腦人物。

問題是應該這樣來了解的。一個政治黨派的領袖（包括所有參加政治活動的名義上是無黨無派的人）所謂社會賢達都在內，雖然他個人的才能在政治上要起某種程度的作用，但決定他的基本政治態度的不能由他自己，而是由他所依歸的某一階級或某一集團的基本要素。任何一個政治領袖都不過是某一階級或集團的代表人物而已。拿今天中國的反動派來說，他們只是中國大地主階級和美國在華實業階級的代理人。中國的反動的大地主買辦階級，積二十年之血腥統治的經驗，差不多在全國範圍內部已建立了較為鞏固的政權，養了數百萬的軍隊、警察、憲兵、特務，設置了法院、監獄、刑場和集

中營，爲了這一套，來統治龐大的中國人民，來鎮壓一羣羣的團體衛自己。至於他們所抬出來的自己的「領袖」，也就是你所說的應該先擒到的「王」，實際說來不過是他們放在圍牆門口嚇嚇戒的一條狗而已。你可以打死他們這一條狗，但他們可以另外養一條作代替。也許新來一條狗趕不上那條老狗兇猛精明，可是你若衝不破那圍牆的鐵門，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統治還是穩如泰山，多打死幾條狗也是枉然！

早年的革命黨人——如俄國的民意黨人以及中國國民黨前身的同盟會中大部分人，看不清任何政治力量都有它的階級基礎，把反動統治者只當作個別活動的人物看待，也把自己革命者看作個人的英雄。因此，不懂得去爲自己找革命的羣衆基礎，不懂得去團結龐大的革命階級羣衆來對付整個的反動統治階級。他們只好走向個人冒險主義的道路，企圖以暗殺的手段來達到革命的目的，而其結果不免終歸於失敗。

至於反動的統治階級，是慣用陰謀暗殺的手段去自相殘殺的，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例子，如隋國帝弒父，唐太宗殺兄弟都是。因爲他們的鬥爭，不是革命階級與反動階級之間的決鬥，而是反動階級中個人之間的爭權奪利，殺死一個人就算達到了目的，所以很容易成功，但當反動的統治階級的統治發生動搖或者已完全被推翻時，他們也常用暗殺革命者的辦法來鎮壓革命，或者是圍剿山再起。在蘇聯，反革命份子刺傷過列寧，殺死過基洛夫，也害過高爾基；在中國，不久以前法西斯匪徒還殺死了李公樸聞一多兩先生。當廣大人民在哀悼一個遭難的革命導師時，反動份子大概也正在痛飲慶吧

！可是，也應該叫反動份子明白，列寧的受傷，基洛夫、高爾基之死，並不會使沙皇制度，資本主義以後托洛斯基的「理想」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復活；同樣，李公樸剛一多之死，也不能使中國的民主運動完全消聲滅跡，並不能證明從此法西斯的獨裁統治可以德萬斯年。原因很簡單，在列寧、基洛夫、高爾基的後面，有蘇聯的廣大人民在；在李公樸剛一多的後面，也有中國各革命階級的廣大人民；千千萬萬的廣大人民，那是殺不完的！

在這裏，你大概已經明白了「暗殺」的價值如何，什麼人才喜歡使用「暗殺」的手段，而我們革命者又為什麼反對採取「暗殺」的手段。下面我們就來談另一問題，你所說的發動各階層人民拿起武器來幹的問題，用簡明流行的話說，就是「暴動」的問題，或者是說「武裝起義」。

事情也很巧妙，前幾天上海就因為賭販問題掀起了一陣風波，警察開槍打傷了不少的人，演成了二十多年來上海第一大慘案。據國民黨負責人方治說，這是共產黨在「搗亂」，好像共產黨要在上海「暴動」似的，我們且就這一次「暴動」來談「暴動」問題吧。

這次不幸事件的發生，完全是由於國民黨當局用無理辦法想「斷絕」賭販的生路，因而激起羣衆的公憤所致。與歷史上任何一次人民的反抗的情形類似，都是官逼民反。但他們這次不過是一隻徒手的手，在警察局前叫喊，表示對於統治者的憤怒和抗議，藉以洩洩心頭悶氣而已，既說不上是「造反」，更說不上是什麼「暴動」，可是他們所得到的回答，是深水的濺潑和槍彈的射擊，因此更

激怒他們發生一些反抗和遷怒的行爲。這一切，我們都寄以真摯的同情，沒有理由加以任何責備的。其實，只要稍具人性的人都莫不寄以同情，只有那些滅絕人性的東西們才替他們加上一些「陰謀」，「暴動」的名詞，主張對他們「格殺勿論」。

這應該說明，為什麼國民黨要說這是共產黨「收買暴徒，陰謀搗亂」呢？理由也很簡單，自己造了亂子，一口咬定共產黨，既可卸責，又可嫁禍。一年以前在昆明，他們也曾把「一二·一」慘案的責任，推到他捏造的一位「共產黨人姜凱」身上去了。這也並不是中國的法治之流的新發明，他們的老祖宗希特勒，十幾年前就來過一次火燒國會事件，企圖一下子把德國共產黨打垮；他們今天這樣做，也不過是「祖述希墨」而已。

你也許還要追問，共產黨之有今日，難道不是靠許多地方的農民武裝起義麼？今天你們是不是完全反對武裝起義或「暴動」了呢？這我們可以回答，武裝起義是革命的一種方式，很高級的一種方式，但不是唯一的一種方式，因為它不是唯一的，我們儘可以採用其它多樣的方式來進行革命；因為它是很高級的，勝利則對革命有極大的貢獻，失敗則使革命遭受極大的損失，若沒有勝利的把握，我們就不能隨便的採用它，我們不能把武裝起義當作兒戲。至於怎樣才能採用它，那要看當時的具體情況，如敵我力量之對比，羣衆的覺悟程度與鬥爭決心，攻擊的地點，以及敵我各自可能獲得之援等等。複雜條件來決定，決不能做憑個人主觀的願望。若說今天在軍警林立的上海，僅憑數千赤手空拳的羣衆要在法大馬路來「暴動」，進攻則衝不過新式

武器的火網，這也找不着可以固守的險要，革命的軍隊又在千百里以外，不可能立即來援，事實上只有死路一條，共產黨人不是傻子，又怎麼會幹這種傻事。至於國民黨反動派硬要說共產黨要在上海「陰謀搗亂」，「暴動」，那倘若不是他們有意要來嫁禍栽贓，就是由於他們的神經衰弱，偶一聽到風吹樹動，便以為「草木皆兵」了。

我們的意見就是這樣，你以為如何？

編者

修先生、張先生：你的信目前無法轉去。

楊瑛女士：請示地址，以便通訊爲荷。

應先生：關於到解放區問題，請閱本刊第十三

卷第四期信箱爲荷。

鄭先生：大扎無法投交陳先生，現暫收處希取

回爲盼。

金鼓先生：大作不獲刊出，特告。

吉先生：大作可交下一閱。

何先生：解放區各大中學，都是大家可以進的，絕不只限與共產黨員，只是目前因國民黨封鎖，無法過去。先生可以多買些有用的書籍讀讀，也可增進一些自己的認識。所談爲人民服務的工作，是各人都可作的，可自動的獨立的去作，並不必受人任託才作。關於朋友少的問題，你可在幫助他人的工作中，培養起志同道合的朋友來。當然這是長期的工作，希望能耐心的點滴的做下去。

田先生、洪先生：來稿收到，希望繼續給我們

寫。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六八六五號